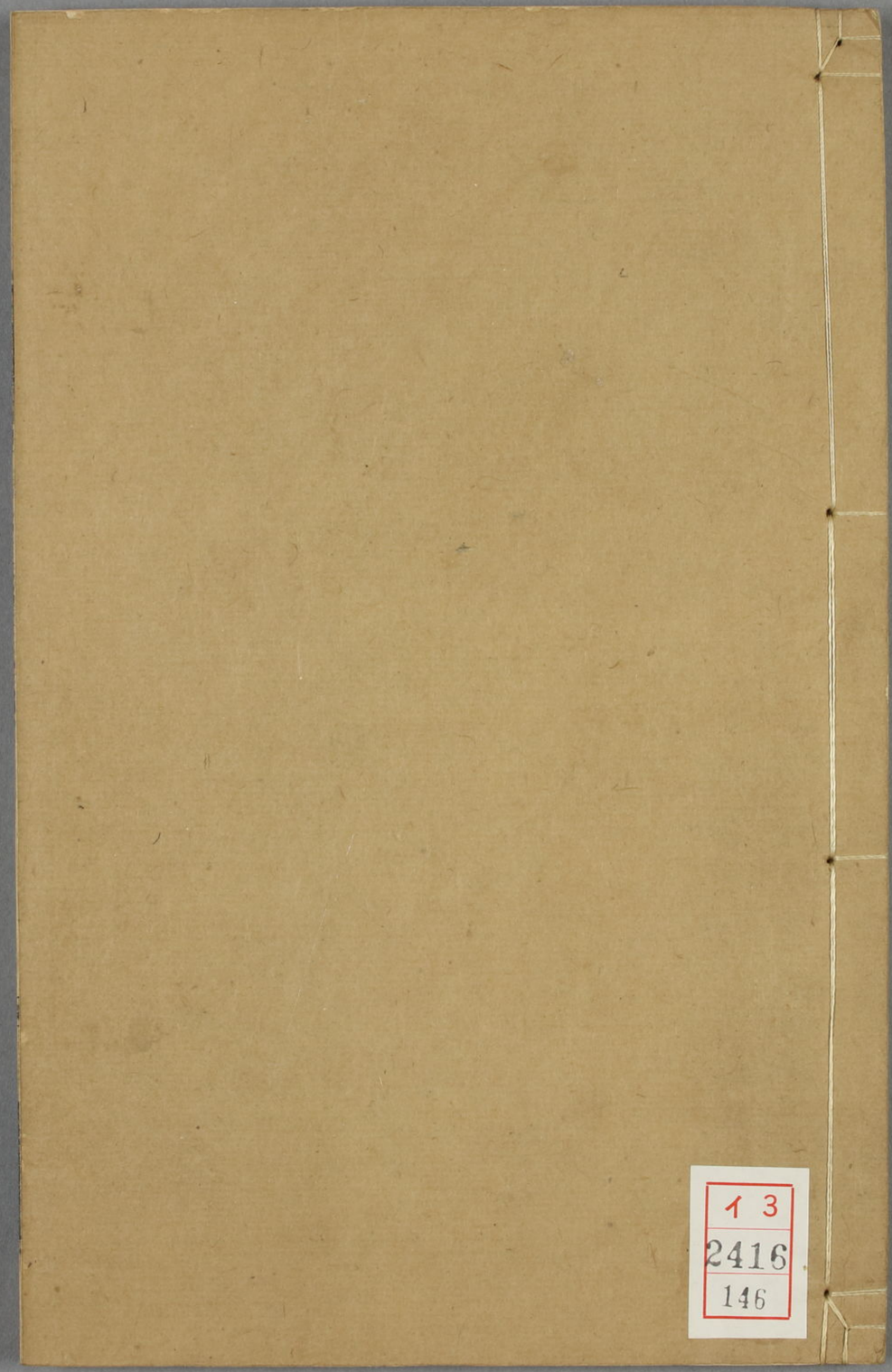

1 3
2416
146

I3
2416
146

道士一

大霄琅書經曰人行大道號曰道士士者何理也事也身心順理惟道是從從道爲事故稱道士 陸法師曰凡道士道德爲父神明爲母清淨爲師太和爲友大戒三百以杜未兆之禍威儀三千以興自然之福 增

老子立德經曰道士有上中下深于道多者名上座

辨惑論曰道家方術濁穢不清乃和齒爲天鼓咽唾爲醴泉馬屎爲靈薪老鼠爲芝藥資此求道焉能得乎

淵鑑類函卷三百十九
道部
道士

半澤文庫
<2004-706>

破邪論曰喚婦女爲朱門呼丈夫爲玉柱口噉爲玉液又曰火仙外道名吉波頭水仙外道名夷叔羅辨正論曰自黃老風澆容服亦變非道非俗諺號闔人善詛善罵古名鬼卒其救苦也則解髮繫頸以繩自縛牛糞塗身互相鞭打其法律也若失符籙則倒銜手板逆風掃地楊枝百束自斫自負盜章奏也則匍匐灰獄背負水瓶責罰尤重同奴隸之法罪譴銜伏比畜生之類

蘇軾曰夢一道士羽衣翩遷

道士二

涼樓觀本記曰周穆王尚神仙因尹眞人軷草制樓觀遂召幽逸之人置爲道士 又曰平王東遷洛邑又置道士七人漢明帝永平五年置三十七人晉惠帝度四十九人給戶三百後魏武帝爲九州置壇又度三十五人文帝幸雍謁陳燔法師置道士五十人 三洞道科曰道士有五一天眞道士 二神仙道士杜沖尹軌之倒也 三山居道士許成子紫府先生中黃眞人河上丈人亦是也 祛惑論曰赤松子鬼谷子劉叔卿樂子長安期先生王方平魯女生亦是也 三山居道士許由巢父之比也 祛惑論曰王倪善卷東角里先生亦是也 四出家道士宋倫彭諶之匹也 祛惑論曰杜沖彭宗王探封君達王子年陳寶熾李順興亦是也 五在家道士黃瓊錢鏗之倫也 眞誥曰張陵字輔漢沛

國豐人也本大儒晚學長生之道得九鼎丹經閒蜀中多名山乃入鶴鳴山著道書二十篇仙去　集仙錄曰張天師道陵隱龍虎山修三元默朝之道得黃帝龍虎中丹之術丹成服之能分形散景天師自鄱陽入嵩高山得隱身制命之術　正一經曰陵學道于蜀鶴鳴山時蜀中人鬼不分灾疾競起感太上老君降授正一盟威法始分人鬼置二十四治至今民受其福有戒鬼壇見在　神仙傳曰陵七試弟子與趙昇王長三人皆白日沖天而去衆弟子仰視之久乃沒于雲霄也　仙鑑曰上清眞人符令玉女二人引陵與夫人雍氏于雲臺峯白日昇天　笑道論曰張陵子衡爲係師衡子魯爲嗣師號曰三師三人之妻爲夫人皆云白日昇天　眞誥曰張鎮南在北洞北石壇上燒香禮拜因伏而不起遂乃夜解明旦視之形如生此壇今猶存　仙鑑曰衡以眞人之法付係師與妻盧氏得道陽平山白日飛昇

又曰曹操西征魯以手板畫地成河兵不得渡使者以水師至岸魯以手板蓋其河水中輒出高峯兵不能進曹公遣使封之不受後修煉白日乘龍昇天　江表傳曰孫策欲斬道士于吉諸將勸之策曰昔南陽張津爲交州刺史捨前聖典訓廢漢家法律嘗著絳帕蒙頭

鼓琴燒香讀邪俗道書云以助化卒爲南夷所殺此甚無益諸君但未悟耳

通鑑宋營陽王紀曰嵩山道士寇謙之修張道陵之術自言嘗遇老君降命謙之繼道陵爲天師魏主起天師道場重壇五層給道士一百二十人衣食每月設厨會數千人　唐睿宗紀曰上召天台道士司馬承禎問以陰陽數術　通鑑曰睿宗崩以上女萬安公主爲女冠欲以追福　又曰天寶三載楊妃乞爲女冠號太眞　又曰賀知章遷秘書監請爲道士還鄉里詔賜鏡湖剡川一曲　又曰唐武宗會昌六年上受三洞法籙于衡山道士劉元靜　廬山記曰唐保大中道士譚紫霄賜號金門羽客亦曰元流眞侶又曰唐代宗時李泌乞爲道士賜紫衣　又曰葉法善授銀青光祿大夫葉靜能入直翰林爲國子祭酒

道士三

素券　赤明　太上丹簡墨錄經曰若受法位至眞一及太乙素券之號可署先生之位　靈寶九鍊經曰昔赤明大長桑北戎之阿元和先生于此五鍊生尸之符鬱然而起爲上宮南帝老君

悟師　無友

悟師　太平經曰悟師一人教十弟子十以教百百以教千千以教萬萬不事王侯是無君也愧然獨立是無友也

稷丘　鬼谷　青赤　黃

稷丘　公立祠下詳道士二

鬼谷　列仙傳曰稷丘公者太山下道士去世冠帻帛衣黃衣擁琴來迎帝曰勿上必傷指帝上丘指折爲丘公立祠

青赤　洞眞隱元玉晨金華玉經曰朱字鳳文明

光映軒上座元黃中序上萬始先生秋三月則化形爲青赤紫三色之光三

景　二暉　太上八素真經曰凡遵三景稱三景弟子已得師友已從傳授得稱三景法師

上清紫晨君經云上皇晨君蓋二暉之滄結玉晨之精

東園公　甪里先生　四皓也詳道士二

晨君蓋二暉之滄結玉晨之精　東園公　甪里先生　四皓也詳道士二

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用里先生四皓也詳道士二

又曰道士西門惠知王莽之將終劉氏復爲天子

觀心　占色　王遠字

駒從半字方平常降蔡經宋須史麻姑至手爪如鳥經私心

曰背癢時得搔之佳也方平曰姑神人汝何謂其爪可搔背耶遂鞭之經頓從之方平學道方平使背立從後觀之曰心邪不可教之仙也道遂授度世術

大帝時獨中有李阿者不食累世見之號曰百歲吳

翁人往問事但占阿顏色若欣然則事吉慘戚則凶含笑則大慶微歎則深憂如此之候未嘗不審也一旦忽去不知所之

迎母　遣妻　嚴寄之字靜處丹陽句容人爲道士事親至孝住石耆觀母老

不敢遠離乃迎母于觀邊立小屋以盡溫清母終毀瘠過禮識者嘉之

許邁字叔元志求仙道先娶吳郡孫

宏女爲妻邁居臨安山中爲書謝遣其妻云欲聞懸雷之響山鳥之音以爲蕭韶九成不能勝也隅景青葱之下棲息巖岫之室以爲殿堂廣廈不能過也情願所終志絕于此吾其去矣長別離矣

貴人　玉局　金門　成都有玉

貴人悉天上來也　洞淵經云道士貴下詳道士二

局觀東漢永壽元年李君昇坐爲道陵說南北斗經既去而座床自地而出老君昇坐爲道陵至此有局腳玉隱洞中因成洞穴故以名之　金門羽客詳道士二

贈鶯　索象　仙傳拾遺曰道士管

霄霞籠紅鶯一雙遺王羲之羲之清書黃庭經曰此鶯乃仙鵠也後果飛昇去　續博物志曰唐李德裕好飼雄朱雀王上

有道士李終南笑曰此是世間凡火服之反促壽因出一玉象狀如拳曰此可求幻漏瑩微者爲餌燃香致象鼻下勿令婦人雞犬見之三五日象自服之即復吐出乃可服此火玉太陽之精凝結已三萬年以相公好道因以奉借又出金象云此是雄者貴其相伴不爾玉象飛去德裕之顏面愈少乃于都下採聘名姝至百不如一象是夕風雨濤瀨并作二象如團火自然飛出德裕死止由是象砂不復吐後南遷再遇道士道士怒甚索二象

于朱崖

燒香　吞奕　上詳道士

眞源宮道士嘗見二仙人對奕與一奕子令之吞之後尸解

擁琴　得劒　上詳稷丘注

初隱于虞州之卯山一年果得之乃得道仙去

養雞　畫牛

萬州城南有道士年九十九自言交趾人因渡海船壞結菴于此養一雞大如倒挂子日置枕中啼即夢覺又畜一胡孫小如蝦蟆以線繫几案間道士飯已即登几食其餘又有龜狀如錢置合中時使出戲衣褶間僧惠洪見之戲曰公小人國中引道人也處州道士貽子玳瑁酒落魄譚人意外事多奇中善畫牛往訪郡人錢竿曰負就逝將斂得片紙于席間畫成儼然負公畫四軸故來相償畫成儼然蓋其亡日也

置階　給俸

宋徽宗時置道階凡三十六級道者有階始此

金仙　玉眞

唐景雲元年睿宗第八女西成公主出家爲女冠二年改封爲玉眞

宋徽宗第九女昌隆公主出家爲女冠二年改封爲玉眞

餐花　絶粒

唐顏眞卿麻姑壇記自麻姑發跡于茲嶺南眞遺壇于龜原花始表異于井山今女道士黎瓊仙年八十而容色益少曾妙行夢瓊仙而餐花絶粒雙成王母前頭作伴行稱名將敲碧落新齋罷上步虛壇作拊掌聲

篆八字　隔兩塵

觀聚課有薛學士者因羽帔身長大欲攜同去薛辭之乃褫其衫背上朱篆一行八字道士乘虛而去薛歸觀話其事無有識其篆者吳人丁約隱于卒伍韋子威師事之三日辭去約謂子威曰郎君得道尚隔兩塵吾子威尚有兩世塵緣未滿也儒謂之劫釋謂之劫道謂之塵

敲聲　進箸

唐項斯送宮人入道詩頗隨仙女董

步虛　聲

吳筠記曰陳思王遊魚山聞巖裏有誦經聲王建詩曰道士寫將行氣法家童授與步虛詞

俞靈亮因使解音者寫之爲神仙之聲清遠寥亮

十餘年南嶽赤君授以回風術行之二十年能坐見天下事如在掌中

乞長生訣　合

大還丹　六帖周義山遇羨門子高曰汝名在丹有小還丹大還丹大還丹者言其九轉循環也

道士四

涼善忍靈寶五錄經曰昔善忍國有道士姓現字信然師無常　句曲　眞誥曰秦士周大賓往句曲山下種五果也　劍心求道　反性遺形　反性　給田　給田令曰

道士受老子經以上道上三十敘僧尼受經具戒雀此　置正　梁武帝天監二年置大小道上平昌孟景翼字道輔時爲大正屢爲國講說建安王偉子座問曰道家經教科禁甚重老子二篇盟誓乃授豈先聖之旨非凡所說邪翼曰崇秘嚴科正宗妙化理在相成事非乖越　華陽隱居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自號華陽隱居常謂人曰我心恒如懸鏡觸物不遺好行陰德拯濟窮困合旅諸藥遠近賴之　元圖先生　薛玉字世寶沛國人梁時師元圖先生以文章見美善書翰嘗書一章于崇靈觀省壁上見者翫之　結宇中茅　太平經云蔣負義與人與晉陵薛彪之爲俗外之交去來茅山有志栖托齊永明中陶隱居一遇便盡素契陶後解結宇中茅仍請負度嶺相就經典藥術常並論之　攜船絶嶂　褚伯玉字元璩吳郡錢塘人初遊南岳路入閩中飛湍走險舟晚瀨衝飄忽起山水暴至激船上巔崩落絶險阨玉泊舟以爲水漬緣阻尋求見伯玉自若以小杖攜舟涉不測之泉衆駭服　眞籙仙材　羽服元宮　探元養素　性與道俱　志以道寧　同塵和光　久視長生　心啓元關　品登仙籙　奉敎元元　宅心清淨　名隸紫府　心求元珠　得崆峒之道　與汗漫之遊　與道浮沈　一惟道是從

詩周庾信道士步虛詞曰洞靈尊上德虞石會明眞要妙思元牝虛無養谷神丹丘乘翠鳳元圃馭斑麟移梨付苑吏種杏乞山人自此逢何世從今復幾春海無三尺水山成數寸塵　又曰東明九芝蓋北燭五雲車飄颻入倒景出沒上煙霞春泉下玉露青鳥向金華漢帝看桃核齊侯問棗花上元應送酒來在蔡經家　又曰歸心遊太極回向入無名五香芬紫府千燈照赤城鳳林採桐實春山種玉榮夏簧三舌響春鐘九乳鳴絳河應遠別黃鵠來相迎　又曰北闕臨元水南宮生絳雲龍泥印玉策大火鍊眞文上元風雨散中天歌吹分靈駕千尋上空香萬里聞　又曰地鏡階基遠天窓影迹深碧玉成雙樹空青爲迴林鵲巢堪鍊石蜂房得煮金漢武多驕慢淮南不小心蓬瀛入海底何處可追尋　又曰麟洲一海濶元圃半天高浮丘迎子晉若士避盧敖經餐林慮李舊食綏山桃成丹須竹節刻髓用蘆刀無妨隱士去即是賢人逃　唐魏知古元觀尋李先生不遇詩曰羽客今何在空尋伊洛間忽聞歸苦縣復想入函關未作千年別猶應七日還神仙不可見寂寞返蓬山　盧照鄰贈李榮道士詩曰錦節銜天使瓊仙駕羽君投金翠山曲奠璧清江濱圓洞開丹鼎方

壇聚絳雲寶貺幽難識空歌迴易分風搖十洲影日亂
九江文敷誠歸上帝應詔在明君獨有南冠客耿耿泣
離羣遥看八會所眞氣曉氛氳　駱賓王秋日餞陸道
士陳文林詩曰青牛遊華岳赤馬走吳宮玉柱離鴻怨
金壺浮蟻空日霽崤陵雨塵起洛陽風唯當元度月千
里與君同　劉孝孫遊青都觀尋沈道士詩曰紛吾因
暇豫行樂極留連尋眞謁紫府披霧覿青天緬懷金闕
外遐想玉京前飛軒俯松竹杭殿接雲烟焰焰清夏景
嘒嘒早秋蟬橫琴對危石酌醴臨寒泉聊祛塵俗累寧
希龜鶴年無勞生翼羽自可狎神仙　宋之問寄天台

司馬道士詩曰卧來生白髮覽鏡忽成絲遠媿餐霞子
童顏且自持舊遊昔疎曠微尚日磷緇不寄西山藥何
由東海期　張九齡送楊道士往天台詩曰鬼谷還成
道天台去學仙行應松子化留與世人傳此地煙波遠
何時羽駕旋當須一把袂城郭共依然　王維贈東岳
焦鍊師詩曰先生千載餘五岳遍曾居遥識齊侯鼎新
過王母廬不能師孔墨何事問長沮玉管時來鳳銅盤
即釣魚竦身空裏語明月夜中書自有還丹術時論太
素初頻蒙露版詔將降軟輪車山靜泉逾響松高枝轉
疎搶頤問樵客世上復何如　孟浩然寄天台道士詩

曰海上求仙客三山望幾時焚香宿華頂褰露采靈芝
屢踐莓苔滑將尋汗漫期儻從松子去長與世人辭
劉長卿送宣尊師醮畢還越詩曰吹簫江上曉惆悵別
茅君踏火能飛雪登山入白雲晨香永日在夜磬滿山
聞揮手桐溪路無情水亦分　李頎送暨道士還玉清
觀詩曰仙宮有名籍度世吳江濱大道本無我青春長
與君中州俄已到至理得而聞明主降黃屋時人看白
雲空山何窈窕三秀日氛氳遂此留書客超遙煙駕分
　錢起送柳道士詩曰去世能成道遊仙不定家歸期
千歲鶴行邁五雲車海上春應盡壺中日未斜不知相

憶處琪樹幾枝花　戴叔倫贈韓道士詩曰日暮秋風
吹野花上清歸客意無涯桃源寂寂煙雲閉天路悠悠
星漢斜還是世人生白髮定知仙骨變黃芽東城南陌
頻相見應是壺中別有家　王建贈太清宮道士詩曰
上清道士未昇天南岳中華作散仙書賣八分通字學
丹燒九轉定人年修行近日影如鶴導引多時骨似綿
想向諸山尋禮遍却迴還守老君前　劉禹錫贈東岳
張鍊師詩曰東岳眞人張鍊師高情雅淡世間稀堪爲
列女書青簡久事元君住翠微金縷機中拋錦字玉清
壇上著霓衣雲衢不要吹簫伴只擬乘鸞獨自飛　又

送宮人入道詩曰休梳叢鬢洗紅妝頭帶芙蓉出未央
弟子扳留歌遍曼宮人分盡舞衣裳問師初得經中字
入靜猶燒內裏香發願蓬萊見王母却歸關下施仙方
張籍送宮人入道詩曰舊寵昭陽裏求仙此最稀名
雖出宮籍身未稱霞衣已別歌舞貴長隨鸞鶴飛中宮
看入洞空駕玉輪歸　于鵠送宮人入道詩曰十五吹
簫入漢宮看修水殿種芙蓉自傷白髮辭金屋許著黃
衣向雪峯解語老猿開曉戶學飛雛鶴落高松定知別
後宮中伴遙聽緱山半夜鐘　李商隱同學彭道士參
寥詩曰莫羨仙家有上眞仙家暫謫亦千春月中桂樹
高多少試問西河斫樹人　宋王炎到胡道士草菴詩
曰清風颼颼竹萬箇白日寂寂茅三間春深只有鳥呼
夢地僻暑無人扣關豈但壺中堪避世也勝圖上可遊
山出門回首不能住輸與道人閒復閒　徐鉉寄玉笥
山沈道士詩曰珍重江南沈鍊師未曾相識久相思已
全眞氣能從俗不墜家風善賦詩玉笥共遊知早晚金
貂回顧覺喧卑多慙書札遥相問更望刀圭換白髭
又贈奚道士詩曰奚生曾有洞天期猶傍天壇摘紫芝
處世自能心混沌全眞誰見德支離玉霄壁閉人長在
金鼎功成俗未知他日飇輪謁茅許願同雞犬去相隨

元虞集贈道士詩曰神室誰開自洞微紫烟爲戶玉爲扉春容淡薄胎仙舞夜景虛明脉望飛繞指風雷龍睡醒滿囊雲錦虎馴歸猶嫌長物煩聞見更上高臺一振衣　又贈無塵道人詩曰雲霧爲衣月作裳天壇獨自禮虛皇龍收古劒沈秋水鶴識神丹起夜光金井有聲惟隨露玉階無色乍凝霜無端下界松風動又欲飄然上鳳凰　揭傒斯送道士薛元卿歸江東詩曰知君此去漸難招只在人間已廓寥市上有時逢賣藥山頭何處覓吹簫仙巖花落溪流滿鬼谷雲開對影遙未必故山安隱逸海天涼月夜蕭蕭　黃溍送王鍊師歸四明詩曰飄飄采眞侶乃在四明山霞居朝帝所瓊館留人間忽聞雙鳧舄却向東南還望之若流星邈然不可攀海月照階陀天風飛珮環我何苦羈旅氷雪生朱顏　陳旅送項鍊師還天台詩曰不學東方朔歸尋馬子微人間無藥費海上有雲飛谷煖金鵝大溪深土鴨肥當年種桃樹高過石樓扉　貢奎贈任丹碧鍊師詩曰火雲靡峯斜日明下照百尺清溪橫丹葩碧樹光炯爍妙筆可作詩無聲買田築屋者誰子江海欲歸吾老矣袖中豈無干世書當年曾說黃冠師　明高啓贈鍊師禱雨詩曰白頭道士騎一鶴手挹青蓮下寥廓人間又

見海田枯十丈黃塵沒城郭昔年服事茅長君能役神
鬼呼風雲下爲羣生掃旱涔雨工驅起爲羊羣陰雷塡
塡天欲怒靈颷吹旗紫壇暮書入重關虎豹開壁沈枯
井蛟龍護須臾甘澍何滂沱十日不雨應無禾祠官空
爲大雩舞覩女羞作迎神歌明朝師歸定何許雲裏懸
珠火如黍更煩夜起把天瓢翻作東南洗兵雨　又贈
丘道士詩曰長春之孫自仙骨袖有蟠桃食遺核平生
不學燒汞方嘯視黃金等何物滿城誰識舊庚桑白髮
山人似鶴長時上高樓惟獨醉榴皮書破壁塵香

原　碑陳徐陵天台山館徐則法師碑曰夫海水揚塵幾
千年而可見天衣拂石幾萬歲而應平至人者譬彼晨
昏方乎晷刻固非俗士之所能古寰中之所能量者也
至如不死之草猶稱南齋長生之樹尚挺西崑百紀遊
龜皆登蓮葉千齡壽鶴或舞松枝假矣生民何其天脆
譬彼風電同諸泡沫琢火之歎聞諸往賢逝水之悲嗟
乎前聖樵人看博信未始乎淹留仙客彈琴固不移于
俄頃然而子孫皆其數世鄉黨咸爲草菜是以志士名
賢飄然長騖靡韁榮利厭穢風塵服冕乘軒其猶桎梏
朱庭紫閣事甚籠樊隱淪巖洞餐餌芝髓忽矣身輕俄
然羽化金繩玉版受謁帝之符龍駕霓裳處仲宮之籙

法師蕭然道氣卓矣仙才千仞孤標萬頃無度所以伊川控鶴葉縣乘鳧靈化無方去還斯在銘曰來去三鳥賓遊二童然香雨上擊磬雲中玉粒雖軟金膏未鎔方流道業濟彼昏蒙

唐陳子昂續唐故中岳體元先生潘尊師碑曰尊師業尚冲密勤慈幽深理心事天所保惟嗇絶聖棄智不耀其光故眞感冥期珍圖秘學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若乃崇標曠迹遐情遠意志摩青雲蓬視紫闥高宗每降輿輦親詣精廬尊師身不下堂接手而已每歎曰大丈夫業于道不能投身霄嶺滅景雲林而波疥此山以煩世主吾之過乎遂欲東遊蓬萊孤舟入海屬天皇敦篤斯道祈款逾深踟躕山陽絶策未往既而金格有命鑣轡遺區於戲昔姑射有神人堯輕天下崆峒有至道軒轅順風元眞高蹤萬古同德何其盛哉尊師有弟子十人並仙階之秀然鸞姿鳳骨耽曖雲臨者唯潁川韓法昭河內司馬子微皆稟訓瑤庭密受瓊室專太清之業遺下仙之儔谷汲芝耕服勤于我蓋歷歲紀也始尊師受籙于茅山昇元玉君玉君受道于華陽隱居陶公陶公至子微二百歲矣而元標仙骨雅似華陽夫階眞蹈冥練景遊化者其必有類乎法昭等永惟尊師靈迹洞業高深邁古而棄世往矣其

若之何乃斲石幽山申頌金鼎

養生一

原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又曰君子以愼言語節飲食

增 漢書班孟堅敘傳曰沐浴元德稟仰太和 原 後漢書曰神太勞則竭形太勞則敝形神早疲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 老子曰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

增 養生要訣曰一人之身一國之象胸臆之設猶宮室也支體之位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川也腠理之間猶四衢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猶民也故至人能理其身亦猶人君能治其國夫愛其民所以安其國愛其

氣所以全其身民弊即國亡氣衰則身謝是以志人上士當施醫于未病之先不追修于既敗之後故知國難保而易喪氣難清而易濁審機權可以安社稷制嗜慾可以保性命矣

原 莊子曰吹呴呼吸吐故納新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 文子曰太上養神其次養形神清意平百節皆寧養生之本也肥肌膚充腸胃閉嗜慾養生之末也 韓子曰神不注于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得得者得身也 抱朴子曰爾乃咀吸寶華谷神太清外珍五耀內守九精

增 又曰凡養生者欲令多聞而貴要博見而擇善偏修一事不足

賴也又惠好事之徒各挾其所長知元素之術者則曰惟房中之術可以度世矣明吐納之道者則曰惟行氣足以延壽矣知屈伸之法者則曰惟導引可以難老矣知草木之方者則曰惟奇藥可以無病矣學道之不能成就由乎偏枯之若此也　五符經曰食氣者常有少容　妙眞經曰志若流水居若空城　太上三元經曰眞人道士常吐納以和六液　茅君傳曰斷穀茹芝

養生二

增新論曰曲陽侯王根迎方士西門君惠從其學養生却老之術君惠曰龜鶴稱千歲以人之才何乃不如蟲

烏邪　劉根別傳曰取七歲男齒女髮與巳頸垢合燒服之一歲則不知老常爲之使老有少容也　原華佗別傳曰佗嘗語吳普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自使竭爾體常動搖穀氣得清血脉流通疾則不生卿見戶樞雖用易腐之木朝暮開閉動搖遂最晚朽是以古之仙者赤松彭祖之爲導引蓋取于此也　又曰城陽郗儉少時行獵晴空冢中飢餓見冢中先有大龜數數迴轉所向無常張口吞氣或俛或仰儉素亦聞龜能導引乃試隨龜所爲遂不復飢百餘日頗苦極後人有偶窺冢中見儉而出之後竟能咽氣斷穀魏王召置土室中閉試

之一年不食顏色悅澤氣力自若

帝問封君達養生之術君達曰體欲常勞食欲常少勞無過虛省肥濃節鹹酸減思慮損喜怒除馳逐慎房室春夏施瀉秋冬閉藏吾常行之有效　曾稽典錄曰王充年漸七十乃作養氣自守閉明塞聰愛精自輔服藥導引庶幾獲道

養生三

序 守一　引三　太平經曰一者數之始生之道也元氣所起天之大綱故守而思一也　太乙帝君經曰若能常行九晨照洞房泥丸之法魂魄制萬邪清淨行之以致靈仙之氣降于寢室所謂引三光九星以照百神者也

增 含醇和　吸光采　稽康琴賦云含大地之醇和吸日月之光

采　元玉水　華池漿　孫綽天台賦云挹以元玉之水漱以華池之漿　元關

眞宅　柳子厚文集曰叩爾元關保其眞宅

養生四

原 外身　太清眞經曰長生者必其外身也不以身害物非惟不害而已乃濟物而忘其身忘其身而身不亡是爲善攝生者　遺物　黃老經曰士能遺物乃可議生生本無邪爲物所嬰　齋戒　月令仲夏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嗜慾定心氣　節宣　子產曰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于是節宣其氣勿有所擁閉淑底以露其體　喻懱　後者而鞭之　道養和平　血氣和平　感傷溫厚　若被褥太溫則不便柔膚是以難可防護易用感傷被褥不至甚溫厚安保余石之性壽比南山也　利形實　如牧羊　養生者如牧羊然視其稼以一瀆之功亦有益稼穡喻養生也

王古書休則俛仰屈伸以下利形進退趨步以實下

定氣通無

太上經曰守一則諦定心源守靜則存神忘形定氣通無道成眞降

念眞存元

太極眞人曰古人爲道也元寂淨清念眞存元顗神養性衆眞成性行生道氣以度難也此乃上聖眞人達識也夫爲道者當行此以載其身

吞景咽液

上清列紀曰胎閉靜息內保百神吞景咽液飲食自然身必壽考可得陞仙

成陰生陽

五符經曰知一者無一不知一者無一能知一也一者至貴無偶之號必欲長生三一當明一能成陰生陽推行寒暑能暇能豫神少飲約食一乃留息一乃不去存一至勤一能通知眞不爲與不知同求之不已登彼玉清

谷神不死

老子

尸毒自去

太上眞經曰生鎮三宮尸毒自去聖眞仙經隨因授之

清虛

素朴恬淡清靜神役智

啄腐吞腥

滅滕六志

扃鐍百骸勞

上藥養命

中藥養性

致心于止水

納性于元珠

攜化心養精靚隱八習天

眞

李白詩

栖山卧雲

鍊氣絶食

原練氷雪之容

延金石之壽

納沆瀣之精

率逍遥之性

攜委氣榮衛和

咽津顏色好

萬過黃庭經

一食青粮稻

元微之集

原味乃腐腸之藥

色爲伐性之斧

禁精氣之戶牖

復性命之本源

攜滋味不接于口

塵埃不染于心

吐故納新

以鍊藏

專意積精

以適神

養生五

攜詩

唐李義山詩曰齋心已恬愉澡身自光明沈沈簾幃下藹藹燈燭青四支動用息一室虛白生收視忘趣

捨扣齒集神靈伊子嗜慾寡居常痾恙輕三尸既伏竄
九藏乃和平無令耳目勝則使性命傾宜然深夜中若
與元氣并　皇甫湜詩曰精神如太陽霍然照清都四
支爲琅玕五藏爲瑾瑜顏如芙蓉頂爲醍醐天地相終
始浩漫以爲娛下顧人間溷糞蠅蛆　姚少監詩曰骨
換肌膚臟心靈氣色眞　方雄飛詩曰講論參同深到
底停騰姹女立成銀　道士司馬退之詩曰不味稻粱
食始覺神骨清　宋歐陽修詩曰服餌既久毛骨清丹
顏益少方瞳明　蘇軾詩曰槁死三彭仇澡換五滑腸
清骨凝綠髓丹白發幽光　蘇轍詩曰丹鼎一丸深自

秘紫芝三葉却先知

論魏嵇康養生論曰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
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壽一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
莫非妖妄此皆兩失其情請試粗論之夫神仙雖不目
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似特受
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于導養得理而盡
命上可千餘歲下可數百年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
豆令人重榆令人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知也
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雖處頭而黑麝食柏
而香顫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

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唯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
闇而無使明染之使黃而無使堅哉故神農曰上藥養
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

丹藥一

增周書曰成王時濮人獻丹砂　史記曰寡婦得丹穴
而擅其利　郊祀志曰耕耘五德朝種摹穫注云冀氏
風角五德東方甲南方丙西方庚北方壬中戊種五色
禾于此而耕耘也此言仙事　抱朴子曰合金丹之大
藥鍊八石之精英尤忌凡俗見聞則仙物不成　又曰
丹砂服之令人飛行長生　又曰九丹仙藥之上　神

農經曰上藥令人身安命延又云仙藥之上者丹砂次
者黃金白銀衆芝五玉五雲明珠也　五符經曰胡麻
本生大宛又名巨勝服之不良與世長存五穀之長也
可以知萬物通神明　三光經曰三光者仙道鍊胎之
術也泥丸者形體之上神也　吐納經曰八公有言食
草者力食肉者勇食穀者智食氣者神

丹藥二

增劉向列仙傳曰務光夏時人好琴服蒲韮根又彭祖
多服水桂雲母中岳人蘇林字子元本衛人獻公末年
師仇公教以服氣之法又尹喜之長沙服巨勝實　又

曰劉奉林周時人也學道嵩高山積年後之委羽山能閉氣三日不息但服黃連已及千歲不能有所役　又曰董威輦不知何許人晉武帝時在洛陽白社中藍縷衣不蔽形恒吞一石子終日不食　晉書曰葛洪聞交趾出丹砂求爲勾漏令　道學傳曰許邁字叔元少名映後改名遠遊與王羲之父子爲世外之交羲之亦辭榮養生每造遠遊彌日忘歸詩書往復多論服餌　唐書曰高宗時道士劉合還丹成而上之咸享中卒惟有空皮而背上開拆有似蟬脫　又曰山人柳泌能合長生藥詔泌居興唐觀鍊丹藥　北夢瑣言曰雷滿據朗州有獄吏推勘囚人乃一道士語吏曰事解後燒丹報恩他日果寄丹因誤授周隱隱不言乃自服食壽九十

丹藥三

金丹

玉液

仙經云丹爲金服之上士也　眞誥云明星玉女者居華山服玉漿　燒金煉石　太上丹簡墨錄曰修金液之術當得太清丹經　眞誥曰煮石方東府左卿白石先生造也皆眞人所授但木晨木以省少者爲佳　神農經曰黃精與木餌之可化爲黃金　神仙傳曰李少君曰有人見眞本者爲仙　化金　却粒祝雷丹砂　採木茹芝　飛术一名山薊一名山精中士也　茹芝導引咽氣者中士也　朱崔是火取水一斗鑵中以火炙之百沸段聖石九兩莫中初成蛇女聖石藥名蛇女眞

汞也汞水銀查文謂之玉液後成紫色謂之紫河車白色曰白河車青色曰青河車赤色曰赤河車亦名黃芽蜀道觀鑿井得一碑是漢時陰眞人煉丹歌曰有物可大可久采乎靈食之前用乎化火之後成湯自上而臨下夸父處中而見授氣應朝光功參夜漏白英聚而雪懸黃酥凝而金醞轉制不已神趣鬼驟金鰍玉虜喬順二子璋瑞師事仙人盧子期于隆上壽與天年

絳雪丹　飛龍藥

薛昭遇仙女張雲容蕭鳳世臺劉翹翹得絳雪丹度世慮山栖霞谷服飛龍藥一九千年不飢

丹藥四

原五色古詩曰與我一九之四五日身體生羽翼

九轉西極明科曰上九藥光輝有五九轉丹經九鼎神圖太乙金液丹等凡一百四十卷

服藥

又云服藥之與存思雖致用同津而關源異緒服藥所以保形形康則神安存思所以安神神安則形保二理乃成相資而有

煉丹　葛洪

垣娥竊而奔月淮南王事詳仙　去疾　蠲疴　延齡　難老　鍊金膏　調玉液　肘後方　囊中藥　駐童顏　延暮齒　長生靈藥　不死神方　吸而蟬蛻　訣　藥采名山　身輕得道　羽化升天　方傳仙　吞則翼生　文武之火　陰陽之鑪君臣之藥　將延金石之壽　以鍊氷雪之膚

丹藥五

增詩唐王績采藥詩曰野情貪藥餌郊居倦蓬華青龍護道符白犬遊仙術腰鐮戊巳月負插庚辛日時時斷嶂遮往往孤峯出行披葛仙經坐驗農皇帙龜蛇采二

竊羿不死之藥　雞犬舐以升雲淮南王事詳仙　去疾　蠲疴　延齡　難老　鍊金膏　調玉液　肘後方　囊中藥　駐童顏　延暮齒　長生靈藥　不死神方　吸而蟬蛻　訣　藥采名山　身輕得道　羽化升天　方傳仙　吞則翼生　文武之火　陰陽之鑪君臣之藥　將延金石之壽　以鍊氷雪之膚

丹藥五

增詩唐王績采藥詩曰野情貪藥餌郊居倦蓬華青龍護道符白犬遊仙術腰鐮戊巳月負插庚辛日時時斷嶂遮往往孤峯出行披葛仙經坐驗農皇帙龜蛇采二

苓赤白尋雙术地凍根難盡叢枯苗易失從容肉作名
薯蕷膏成貨家豐松菜酒器貯參花蜜且復歸去來乃
圭輔衰疾　李白草創大還贈柳官迪詩曰天地爲橐
籥周流行大易造化合元符交媾騰精魄自然成妙用
孰知其止的羅絡四季間綿微一無隙　題雍丘崔明
府丹竈詩曰美人爲政本忘機服藥求仙事不違葉縣
已泥丹竈畢瀛洲當伴赤松歸先師有訣神將助大聖
無心火自飛九轉但能生羽翼雙鳧忽去定何依　于
濆燒金曲詩曰天壽畏不永燒金希長年積土培枯根
自謂松柏堅南陌試驟裹西樓歌嬋娟豈知蔓草中日

月開夜泉　李商隱藥轉詩曰鬱金堂北畫樓東換骨
神方上藥通露氣暗連青桂苑風聲偏獵紫蘭叢長籌
未必輸孫皓香棗何勞問石崇憶事懷人兼得句翠衾
歸卧繡簾中　僧貫休謝人惠藥詩曰五金元造化九
鍊更精新敢謂長生客將遺必死人久餐應換骨一服
已通神終逐淮王去永拋浮世塵

圖籙一

原　金簡　琅書玉清隱書曰有太上飛行九晨玉經金
簡內文爲簡刻玉編篇金楗玉字太霄琅書曰太霄琅書鑄金
以明寶文秘于九天之上　寶文　玉簡玉珮金璫上
都珠舍精立空之案上請寶文以授衆眞　太上八素
經曰司命著籍玉簡丹書編以金縷纏以青絲千億萬
道部

年無所復疑　靈符　仙籙　五嶽符上經曰五皇通靈之印印五星靈符

白簡度品　六甲秘文　萬畢神術　三洞珠囊曰九疑空洞靈章經曰

青簡定仙　中岳宋德元服靈飛六甲得道能行為

九疑眞人　淮南王有鴻寶萬畢術

丹　登眞隱訣曰太一有玉璽金丹虎符　玉璽　金

書　鳳璽　虎書　上清曰紫映九霄眞玉佩金鳳璽

也　虎書　又曰太素三元君有雲璈之板九變

書　青玉　赤金　洞神經曰通謁三皇之簡以青玉作之赤金為字

圖籙二

原　石室之書　王烈得石室之書　金壇之籙　玉版金壇之籙　玉冊

金繩　仙籍　眞官　仙訣眞訣　增　七聖定簡　五帝

記名

圖籙三

增　詩　唐元宗送趙法師還蜀因名山奠簡詩曰道家奠靈簡自昔仰神仙眞子今將命蒼生福可傳江山尋故國城郭信依然二室遙相望雲迴洞裏天　元稹封書詩曰鶴臺南望白雲關城市猶存瞥一還書出步虛三百韻蕊珠文字在人間　賈島元日女道士受籙詩曰元日更新夜齋身稱淨衣數星連斗出萬里斷雲飛霜下磬聲在月高壇影微立聽師語了左肘繫符歸

法術一

原　御風　步水　列子御風而來旬有五日而反　吳葛仙翁飲酒常入波中吳主遇大風百官

皆沒使人鈎求翁船見仙翁步行水上來衣履不濕有酒氣云子晉爲設酒

禁虎　劾魅

抱朴子曰道士趙炳以氣禁人人不能起禁虎虎伏地低頭閉目便可執縛章帝時有毒光侯者能劾百鬼衆魅令自縛見形

隨雨　化風

堅惡其惑衆命符融誅之欽至融目左右收欽欽化爲旋風飛出第外

鳥爲　苣人

事詳仙郭璞取小苣三斗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

法術二

入壺

費長房爲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于肆酒脯翁乃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觀之因往再拜奉其中共飲畢而出

入壁　左慈有神道曹操因坐上欲收殺之慈乃入壁中登然不知所在

石化羊　黃初平叱石化爲羊

竹變龍　費長房得仙翁所與杖乘至家投葛陂化爲龍

積火自燒　甯封子詳仙

亂流而渡　趙炳嘗臨水求渡船人不和之炳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風亂流而渡注和猶許也

魚遊沸鼎　甘始言取鯉魚五寸一雙令其一著藥投沸膏中有頃熟而不可噉

龍下鉢中　僧涉不知何姓苻堅嘗使呪龍請雨俄而龍下鉢中天輒大雨堅及羣臣親就觀之

以術得幸　方士申泰芝以術得幸肅宗遊潮衡間以妖幻說衆潭州刺史龐承鼎按治帝不信殺承鼎嚴郢方入朝辦之遂郢建州泰芝後坐妖妄被誅

石自鬬天寶中有孫甑生者以拔鬬能拔楊貴妃喜觀之數召入宮中

自隱縮思遠能自隱騎馳走楊貴妃喜觀之數召入宮中

帝學之未盡其術試自隱常餘衣帶及思遠共試則驗帝怒裹以檻壓殺之數日有使者厚賜金帛然卒不得

騎白驢　張果老常騎一白驢日行千里休則疊之其厚如紙致之于巾箱中

齊物

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

靈異部一 神 神異 鬼 妖怪

神一

晉 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 又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毛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禮記孔子閒居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 論語曰子不語怪力亂神 又曰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中庸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

原 嗒焉喪耦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嗒焉以喪其耦顏成子游曰形可使如槁木心可使如死灰今日之隱几非昔日之隱几也 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 郭象曰耦猶匹也偶同均彼我若失亡也吾喪我我自亡矣 然非我 憂色令視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 郭象曰吾以來不可却去不可止得失非我在彼乎在我乎注云曠然無係元同彼我何暇至乎人貴人賤也 非指非馬 莊子曰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郭象曰自是而非彼彼我之常情故以非指喻指之非指將明無是無非彼我同于自是以至人知天地萬物各當其分同于自得無是無非也 無喜無慍 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不榮華三去無吾以來不可却去不可止得失非我在彼乎在我乎注云曠然無係元同彼我何暇至乎人貴人賤也 非指非馬 莊子曰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郭象曰自是而非彼彼我之常情故以非指喻指之非指將明無是無非彼我同于自得無是無非也 無喜無慍 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不榮華三去無

其左右　家語曰不食者不死而神　樂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　祭法曰山林川澤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　祭義曰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

神二

原山海經曰蚩尤作兵犯黃帝乃令應龍攻于冀州之野蚩尤爲風伯所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魃止雨遂殺蚩尤魃不得復上故所居不雨　增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次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遷實沈于大夏主參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元冥師生允格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　風俗通曰共工之子好遠遊死爲社神　原列女傳曰舜陟方死于蒼梧二妃葬于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　左傳曰有神降于莘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

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內史過往聞虢請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于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嚚曰虢其亡乎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 增 國語曰長勺之役曹劌問所以戰于莊公曰余不愛衣食于民不愛牲玉于神對曰夫惠大而後民歸之忘民和而後神降之福今將惠以小賜祀以獨恭小惠不感民勿歸也獨恭不優神勿福也 史記曰趙襄子爲智伯所敗走棄晉陽原過從後至于玉澤見三神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節莫通曰爲我以是遺趙無卹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無卹余霍太山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汝反滅智氏汝亦立我百邑余將賜汝林胡之地襄子再拜受如三神之令果以丙戌滅智氏 原 又曰伍子胥死吳人憐之爲立祠于江上因名曰胥山 又曰始皇西南渡淮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對曰聞堯女舜之妻也葬于此于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伐湘山樹赭其山 增 又曰始皇帝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

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爲候今上禱祠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至 原 三齊畧記曰始皇作石橋欲過海觀日出處于時有神人能驅石下海城陽一山石盡起立嶷嶷東傾狀似相隨而去云石去不速神人輒鞭之盡流血石莫不悉赤至今亦爾 又曰始皇于海中作石橋非人功所建海神爲之竪柱始皇感其惠通敬其神求與相見海神荅曰我形醜莫圖我形當與帝會乃從石塘上入海三十餘里相見左右莫動手巧人潛以脚畫其狀神怒曰帝負我約速去始皇轉馬還前脚猶立後脚隨崩僅得登岸畫者溺于海衆山之石皆住

今猶岌岌無不東趣 增 漢書曰高祖夜過徑澤中有大蛇當徑乃前拔劒斬蛇後人來至蛇所見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何爲見殺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赤帝子斬之因忽不見 又曰文帝思賈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因感鬼神之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言之至夜半帝前席焉 又武帝時公孫卿曰見神人于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于是幸東萊宿留數日無所見 又曰宣帝祠神人于交門宮內若有鄉坐拜者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于是遣諫大夫王褒持使節

而求之　又曰何敞祖父比干字少卿經明行修爲汝陰縣獄吏決曹掾平活數千人淮汝號曰何公征和三年三月天大陰而比干在家日中夢見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竟而門有老嫗年八十餘頭白求寄避雨雨甚而衣履不濕雨止遂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天賜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子孫佩印綬者如此筭比干年五十八有六男後又生三子本始元年自汝陰徙平陵代爲名族　又曰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嘗臘日晨炊見竈神形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以後暴至巨富田有七百餘頃輿馬僕隸比于邦君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強大至孫識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以臘日祀竈而薦黃羊焉　後漢書曰班超至于闐王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騧馬急求取以祀我廣乃遣使就超取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斬巫首以送廣德　異苑曰衡陽山九嶷皆有舜廟漢世零陵文學姓奚于泠道縣舜祠下得笙玉管舜時西王母獻　吳志曰臨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語言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一婢名紡績遣中書郎

李崇賓輔國將軍羅陽王印綬迎表表隨崇俱出所歷山川輒遣婢與其神相聞表至權于蒼龍門外爲立第舍表說水旱小事往往有驗

搜神記曰蔣子文者廣陵人也嗜酒好色嘗自謂已骨青死當爲神漢末爲秣陵尉逐賊至于鍾山之下賊擊傷額因解綬以縛之有頃遂死及吳先主之初其吏見子文于道乘白馬執白羽扇侍從如平生文曰吾當爲此土地神也爲吾立祠不爾使蟲入耳爲災吳主以爲妖言後果有蟲入人耳皆死醫不能治又曰不祠吾當有大火是歲數有大火吳主患之封爲都中侯加印綬立廟堂改鍾山爲蔣山以表其靈也　又曰濟北弦超嘉平中夜夢神女從之自稱天上玉女東郡人姓成公字智瓊早失母天帝哀其孤苦令得下界從夫當其夢也嘉美非常覺寤欽想如此三四夕旦顯然來遊駕輜軿車從八婢服綾羅綺繡狀若飛仙自言年十七遂爲夫婦贈詩曰飄颻浮勃逢敖曹雲石滋神仙豈虛降應運來相之　又杜蘭香別傳曰杜蘭香自稱南陽人以建興四年春數詣張傳傳年十七望見其車在門外婢通言阿母所生遣授配君君可不敬從傳先改名碩碩呼女前視可十八九說事邈然久遠有婢子二人大者萱支小者松支鈿車

青牛止飲食皆備作詩曰阿母處靈岳時遊雲霄際衆
女侍羽儀不出牖宮外飈輪送我來豈復恥塵穢從我
與福俱嫌我與禍會至其年八月旦來復作詩曰逍遥
雲霧開呼吸發九嶷流汝不稽路弱水何不之出薯蕷
子三枚大如雞子云食此令君不畏風波辟寒温頓食
二欲留一不肯令頓盡食言本爲君作妻情無曠遠以
年命未合其小乖太歲東方卯當還求君　幽明録曰
王輔嗣注易輒笑鄭康成爲儒云老奴無意王時夜分
忽然聞外閤有著屐聲須臾進自云鄭康成責之曰君
年少何以輕穿文鑿句而妄譏誚老子邪極有忿色言
竟便退輔嗣心生畏惡少時遇厲而卒　王隱晉書曰
鎮南劉弘以故刺史王毅子衡陽太守矩爲廣州矩至
長沙見一人長大著布單衣自持奏在岸上矩省奏云
京兆杜靈之仍入船共語稱敘希闊矩問君京兆人何
時發來荅曰朝發矩怪京兆去此數千那得朝發今到
杜荅云僕天上京兆去此乃數萬何止數千乎　晉又
曰符堅入寇會稽王道子以威儀鼓吹求于鍾山之神
奉以相國之號及堅至壽春望八公山草木皆類人形
若有神力焉　原異苑曰陸機初入洛次河南之郟師
時夕望道左若有民居因往投宿見一年少神姿端達

與機言元門妙物機心伏其能無以訓抗機提緯古今綜驗名實此年少不甚欣解既曉便去機稅驂逆旅嫗曰此東數十里無村落止有山陽王家家耳機乃怪悵然還睇昨路空野霾雲拱木蔽日知所遇者信王弼墓也　又曰吳相伍員廟永嘉中吳郡人叔父爲臺郎在洛值京都傾覆歸塗阻塞當濟江南風不得進既投奏即日得渡

晉後魏書曰初聖武皇帝嘗率數萬騎田于山澤倏見輜車自天而下既至見美人侍衞甚盛帝異而問之對曰我天帝女受命相遇隨同寢宿且請還曰明年周時復會此言終而別去如風雨及周歲前所田處果復相見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善養視之子孫相承當世爲帝語訖而去子即世祖也

又曰段暉師事歐陽湯湯甚器愛之有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太山府君子奉敕遊學今將欲歸煩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位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爲好言終乘木馬騰空而去暉乃自知必將貴也　北齊書曰

神武以高昂爲西南道大都督徑趣商洛渡河祭河伯昂曰河伯水中之神高敖曹地上之虎　齊書曰李安人爲吳興太守郡有項羽神護郡廳事太守到郡必須

祀以甎下牛安人奉佛法不與神牛著履上廳事又于上設八關齋俄而牛死安人尋卒世以神爲祟　梁書曰王神念爲青州刺史性剛正所吏州郡必禁止淫祠時東北有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神念至便令揮撤神影壞屋舍坐棟上有一大蛇長丈餘入海水時陰子春爲東莞太守夢人通名詣子春云有人見苦被壞宅舍既無所託欽君厚德欲憩此境子春心密記之經二日而驚以爲前所夢神因辦牲醑請召安致一處數日復夢一朱衣人相聞辭謝云得君厚惠當以一州相報子春心喜供事彌勤經月餘魏欲取龍眴山間諜前知子

春設伏擿破之授南青州刺史　又曰蕭猷封臨汝侯爲吳興郡守性倜儻與楚王廟神交飲至一斛每酣祀盡歡極醉神亦有酒色祈禱必從後爲益州刺史時江夏人濟茁兒反猷乃遥禱請救是日有田老逢一騎從東方來問去城幾里曰百四十餘有數百騎如風一騎過請飲田老問爲誰曰吳興楚王來救臨汝當此時廟中請祈無驗十餘日乃見侍衛土偶皆泥濕如汗者是日猷大破茁兒　唐書曰高祖義師次靈石縣隋將宋老生屯霍邑以拒義師會霖雨積旬餽運不繼有白衣老父詣軍門曰余爲霍山神使謁唐帝曰八月雨止路

出霍山東南吾當濟師高祖曰此人不欺趙無卹豈負我哉　又曰初薛延陁之將敗也有一客乞食于主人主引入帳令妻具饌其妻顧視客乃狼頭人也妻告鄰人共視之狼頭人食已而去主人相與逐之止鬱督軍山見二人追者告其故曰我神人也薛延陁當滅我來取之追者懼而退走延陁竟敗于鬱督軍山　開元傳信記曰帝將登泰山過華陰見神物迎謁帝問左右皆不見乃問諸巫有老巫阿馬婆云岳神在道左朱紱紫衣者是也令巫傳言神可先歸遂不見至廟神復衆鞬迎立庭下呼巫問之對如所見乃封神金天王　五代史曰廢帝起鳳翔與事者五人而劉延朗爲孔目官有嬖者張濛自言事太白山神神言吉凶無不中房暠素信之嘗引濛見帝聞其語聲驚曰此非人臣也暠使濛問于神神曰三珠併一珠驢馬沒人驅歲月甲庚午中興戊己土暠不曉其義及帝即位之日受冊明宗柩前冊曰惟應順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帝回顧暠曰張濛神言豈不驗哉　原異苑曰長沙羅縣有屈原自投之川山水明淨異于常處民爲立祠在汨潭之西岸側盤石馬跡尚存相傳云原投川之日乘白驥而來　山海經曰西海水赤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身

長千尺其瞼乃晦其視乃明不食不寢風雨是謁是謂燭龍

河圖曰東方蒼帝神名靈威仰精爲青龍南方赤帝神名赤熛怒精爲朱雀中央黄帝神名含樞紐精爲麒麟西方白帝神名白招拒精爲白虎北方黑帝神名叶光紀精爲元武　又曰東方太山君神姓圓名常龍南方衡山君神姓丹名靈峙西方華山君神姓浩名鬱狩北方恒山君神姓登名僧中央嵩山君神姓軍壽名逸羣呼之令人不病東方太山將軍姓唐名臣南方霍山將軍姓朱名丹西方華山將軍姓鄒名尚北方恒山將軍姓莫名惠中央嵩高山將軍姓石名兀恒存之却百邪東海君姓馮名修青夫人姓朱名隱娥南海君姓視名赤夫人姓翳名逸寥西海君姓句大名丘夫人姓靈名素簡北海君姓禹名帳里夫人姓結名連趙河伯姓公名子夫人姓馮名夷君有四海山河神名並可請之呼之却鬼氣　又曰髮神名壽長耳神名嬌女目神名珠映鼻神名勇盧齒神名丹朱夜臥呼之有患亦便呼之九過惡鬼自却　黄庭内經曰至道不犯決存眞泥丸百節皆有神髮神蒼華字太元腦神精根字泥丸眼神明上字英元鼻神玉壟字靈堅耳神空閒字幽田舌神通命字正倫齒神崿峯字羅千一面之神

宗泥丸　又曰心神丹元字守靈琴神皓華字虛成肝神龍煙字含明腎神元冥字育嬰膀神嘗在字魂停瞻神龍曜字威明皆在心內運天經晝夜存之自長生

神三

碧金馬　碧雞　併計神二　穀父　蠶母　續仙傳云三川饑人曰世人厭棄五穀地司已收五穀之神有三青衣童子語矣可相率祈謝穀父蠶母之神當致豐穰　黃囊　青衣舞名爲帝江一曰鼓神六足四翼渾沌無面目能識歌神廟昔蠶叢氏服青衣教民蠶事後人立廟祀之　出獵　侍遊　豬神錄云浙西僧德林少時遊舒州路見一夫荷鋤見居人問之對曰頃時自能去因卧草中及稍醒日已昏矣四望無人惟虎豹吼吐分必死俄有一人部從如大將至此下馬良久召二卒曰善守此人明日送到桐城縣下遂上馬去倏忽不見惟二卒在焉某即問之荅曰此茅司徒也常夜出獵虎憂汝被傷故護汝更欲問日已出矣二卒亦不復見其人即起行至桐城頃之疾愈以所見之處立祠祝之德林至舒三十里及回則村落皆立茅將軍廟今呼爲茅司徒　古今詩話云宋呂誨爲御史出知安陸一日燕坐忽見碧衣人云不久上帝南遊炎州命子爲糾正羣仙賜公清涼丹一粒吞之遂不見公捐館有朱明復渡湘見公乘玉角青鹿左右數百人明復拜曰公已仙乎公曰吾侍上帝南遊口占詩一篇落句云我今從帝爲糾正更有何人補羣數日聞公謝世　閻羅王　炳靈公　隋時有人病篤忽走至閻羅王左右問曰何王曰閻羅王子生爲上柱國死作閻羅王亦足至親趙之擒虎止之曰生家云我欲謁王弟欲趙之擒虎止之曰生與同寢疾而卒五代史云後唐長興四年封東岳三郎爲雄威將軍建康志云大中祥符元年奉敕封炳靈公廟在建康府城之西　佐禹治水　爲秦將兵　夷陵州西黃牛峽有黃陵廟相傳神嘗佐禹治水有功蜀漢諸葛亮建祠于此一名黃牛廟　仲姓院身長一丈二尺少爲縣吏爲督郵所

笞歎曰人當如是邪遂入學究書史秦始皇并天下使翁仲將兵守臨洮聲震匈奴秦人以爲瑞翁仲死遂鑄銅像置咸陽司馬門外

三天司直　九江眞人

天司直　宋元豐間于立禮舟至落星寺舟遂沒立禮爲人導至一官府見一牌曰三江都水使者九江眞人

眞人云立禮筭未終令速送出門立禮詢吏曰九江眞人爲誰荅曰大丞相劉阮也

江湖散仙

蓬萊都監　杜少陵生爲文星典吏及其沒也又與李蓬萊都水大監魏鄭公爲太陽都錄大監青蓮等俱優游江湖稱散仙陶隱居爲

神四

依人

人鬼神依人而行

之主

傳民神之主也若百姓困是鬼神之主也

爲祟

左傳楚昭王疾卜曰河神爲祟王不祭大夫請祭之王曰三代命祭祀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遂不祭

降福

左傳

致力

傳致力于神

知

神降之福又詩降福穰穰

助化

幽則有鬼神注言可以助天地成化

觀惡

左傳詳

氣魂

易云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情狀

見上

盛也

禮氣也者神之盛也

裁之

惟爾有裁之

福善

天道福善禍淫

害

詩云神之弔矣

弔矣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

格思

易鬼神害盈而福謙

不怒

神怒而威

自祇

不加敬而人自祇

神羞

無作神羞

神惡

神之所惡

無瀆

鬼神

必安

傳神必據我據安也

實沈

臺駘晉侯疾卜曰實沈臺駘爲祟子產曰實沈參神也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乎

胙讋

冥漠

明神

明靈

增堪

杯山神名

肩吾

太山之神也

禺強

北方之神也

儋忽

南海之帝爲儋北海之帝爲忽

渾沌

中央之帝也

蒲翁

蒲翁于西土今不知其所終也俱見王氏彙苑

憑

在德傳神所憑依將在德矣　事以禮傳率民事神以禮　敬而遠論語敬鬼神而遠之　感遂通易感而遂通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　享克誠書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　謀不善爲不善于冥冥者　太山伯辯濟字子通妻夢亡兒曰今爲太山伯憔悴困苦不可言今廟西有譙士孫珂爲太山令願屬珂令轉我樂處蔣訪得珂言之珂許後月餘又夢曰已得轉太山錄事　羅陽神詳神二吳志云云　欲徼福願乞靈　百姓與謀易云神謀鬼百姓與能　萬民以服禮記　神所勞矣詩豈勞君子神所勞矣　神其吐之謂不享其祭　仲尼不語賈誼具道詳神二　黃潦可薦傳潢汗行潦之水可薦于鬼神謂敬則物可薄也　山川亦寧山川鬼神亦莫不寧　異業不瀆史記人神異業不可瀆之　非類不歆傳鬼神非其類不歆其祀　未孚不福左傳小言未孚神不福也　以

道不傷老子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也　不見不聞中庸　有祈有報禮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頌焉　神有不通禁辭靈將恐歇老子　鬼神享德禱祀貴誠　仰得一之靈老子神得一以靈　降時萬之福卜爾有神時萬時億　社公之鬼謀以亡曹　莘邑之神降而滅虢　不善之家禍實由已　有道之日神不傷人

神五

原詩梁簡文帝祠伍員廟詩曰去國資孝本循忠全令名舟裏多奇計廬中復吐誠偃月交吳艦魚麗入楚營光功摧妙筭載籍有餘聲洪濤猶鼓怒靈廟尚淒清行

潦承椒奠桉歌雜鳳笙無勞晉后壁詎用楚臣纓客樹臨寒水疎扉望遠城窓寮野霧入衣帳積苔生惟有三青鳥斂翅時逢迎　劉遵和簡文帝賽漢高帝廟詩曰分蛇淪霸迹提劒滅雄威空餘清祀處無復瑞雲飛仙車照丹穴霓裳影翠微投玦要漢女吹管召湘妃幸逢懷精日豫奉休沐歸　徐陵和詩曰山宮類牛首漢寢若龍川玉椀無秋酎金燈滅夜煙丹帷迫靈岳紺席下羣仙堂空沛筑響釵低戚舞妍何殊后廟裏子建作華篇　劉孝儀和詩曰珪幣崇明祀牲樽禮貴神風驚如集廟光至似來陳徘徊靈駕入叫咷唱歌新辭言非爲已致敬乃祈民多才與多事今古獨爲鄰　王臺卿和詩曰沐芳事椒酹駕言遵壽宮瑤臺斜接岫玉殿上凌空樹出垂巖影竹引帶山風階長霧難歌窓高雲易通所悲樽俎撤按歌曲未終　王僧孺湘夫人詩曰桂棟承薜帷朅朅川之渚白蘋徒可望綠芷竟空滋日暮思公子銜意嘿無辭

唐韋應物龍頭山神女歌曰龍頭之山直上洞庭連青天蒼蒼烟樹閉古廟中有娥眉成水仙水府沈沈行路絕蛟龍出沒無時節魂同魑魅潛太陰身與空山長不滅東晉永和今幾代雲髮素顏猶盼睞陰一作深靈氣靜凝美的礫龍綃雜瓊珮山精

木魅不敢親昏明響像如有人蕙蘭瓊芳積煙霞碧窓
松月無冬春舟客經過奠椒酹巫女南音歌激楚碧水
冥空見鳥飛長天何處雲隨雨紅蕖綠蘋芳意多玉靈
蕩漾凌清波孤峯絶島儼相向鬼嘯猿啼垂女蘿皓雪
瓊枝殊異色北方絶代徒傾國雲汊煙銷不可期明堂
翡翠無人得精靈變態狀無方游龍宛轉驚鴻翔湘妃
獨立九疑暮漢女菱歌春日長始知仙事無不有可惜
吳宮空白首　宋陸游賽神曲曰叢祠千載臨江渚拜
貺今年那可數須晴得晴雨得雨人意所向神輒許嘉
禾九穗持上府廟前女巫遞歌舞鳴鳴歌謳坎坎鼓香
煙成雲神降語大餅如槃牲腊肥再拜獻神神不違晚
來人醉相扶歸蟬聲滿廟鎖斜暉　又賽神曲曰擊鼓
坎坎吹笙鳴鳴綠袍槐簡立老巫紅衫繡裙舞小姑烏
桕燭明蠟不如鯉魚糝美出神廚老巫前致詞小姑抱
酒壺願神來享常歡娛使我嘉穀收連車牛羊暮歸塞
門閒雞驚一母生百雛歲歲賜衆年年蠲租蒲鞭不施
圜土空虛束草作官但形模刻木爲吏無文書淳風復
還羲皇初繩亦不結況其餘神歸人散醉相扶夜深歌
舞官道隅　又賽神詩曰歲熟鄉鄰樂辰良祭賽多荒
園拋鬼飯高几置神鵝人散叢祠寂巫歸醉臉酡飢鴉

更堪笑鳴噪下庭柯

原賦宋玉高唐賦曰楚襄王與宋玉遊于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崒兮直上忽兮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蓆王因幸之去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岨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朝視之如言故爲立廟號曰朝雲王曰朝雲始出狀若何玉對曰其始出也皎兮若松榯其少進也晰兮若姣姬揚袂障日而望所思忽兮改容

偈兮若駕駟馬而建羽旗淑兮如風凄兮如雨風止雨霽雲無處所惟高唐之大體殊無物類之可儀比巫山赫其無疇道互折而曾累遇天雨之新霽觀百谷之俱集滂洶洶其無聲潰淡淡而並入中阪遥望元木冬榮煌煌熒熒奪人目精爛兮若列星曾不可殫形綠葉紫裏朱莖白蒂纖條悲鳴聲似竽籟清濁相和五變四會感心動耳迴腸傷氣長吏聽官賢士失志愁思無已歎息垂淚王乃乘玉輿駟蒼螭于是乃縱獵者基址如星傳言羽獵衙枚無聲蜺爲旌翠爲蓋風起雨止千里而逝　又神女賦曰楚襄王與宋玉遊于雲夢之浦使玉

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王異之
明日以白玉曰其始來也曜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
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須臾之間美貌橫生嫵乎如
華濯乎如芳曄五色並施不可殫形振繡衣披袿裳穠不
短纖不長步裔裔兮耀殿堂忽兮改容婉若遊龍乘雲
翔何神女之妖麗含陰陽之渥飾被華藻之可好若翡
翠之奮翼毛嬙障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望
余帷而延視若流波之將瀾奮長袖以正衽立躑躅而
不安意似近而既遠若將來而復旋褰余幬而請御願
盡心之惓惓顧女師命太宰歡情未接將辭而去遷延
引身不可親附　魏曹植洛神賦曰黃初三年余朝京
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對
楚王說神女之事遂作斯賦其辭曰余從京域言歸東
藩背伊闕越轘轅經通谷陵景山稅駕乎蘅皐秣駟乎
芝田容與乎楊林流眄乎洛川于是精移神駭忽焉思
散俯則未察仰以殊觀覩一麗人于巖之畔其形也翩
若驚鴻婉若遊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髣髴兮若輕雲
之蔽月飄颻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
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綠波穠纖得衷修短合度

陳琳神女賦曰漢三七之建安荊野蠢而作仇贊皇

師以南假濟漢川之清流感時人之攸歎想神女之來遊儀瑩魄于髣髴託嘉夢以通精望陽侯而滉瀁覩元麗之軼靈文絳虯之奕奕鳴玉鸞之嚶嚶荅玉質于茗華擬艷姿于蘜榮感仲春之和節歎鳴雁之噰噰申握椒以貽予請同宴乎興房苟好樂之嘉合永絕世而獨昌既歎爾以艷采又悅我之長期順乾坤以成性夫何若而有辭　王粲神女賦曰惟天地之普化何產氣之淑眞陶陰陽之休液育妖麗之神人稟自然以絕俗超希世而無羣體纖約而方足膚柔曼以豐盈髮似元鑒驥類雲成戴金羽之首飾珥照夜之珠瑞襲羅綺之黼衣曳霧穀之華裳錯繽紛以雜佩袿撰燠而焜煌退變容而改服冀致態以相移秘衣裳兮免簪箅施華的兮結羽儀揚蛾徽眄懸藐流離婉約綺媚舉動多宜稱詩表志安氣和聲探懷授心發露幽情彼佳人之難遇眞一遇而長別顧大罰之淫愆亦終身而不滅心交戰而貞勝乃回意而自絕　楊脩神女賦曰惟元媛之逸女育明曜乎黃庭吸朝霞之芬液澹浮游乎太清余執義而潛厲乃感夢而通靈盛容飾之本艷奐龍采而鳳榮翠黼黻裳纖縠文袿順風揄揚乍合乍離飄若興動玉趾未移詳觀元妙與世無雙華面玉絜顏若芙蓉膚凝

理而瓊絮體鮮弱而柔鴻回肩襟而動合何俯仰之妍工嘉今夜之幸遇獲幬裳乎期同情沸涌而思進彼嚴厲而靜恭微諷說而宣諭色歡悅而我從　晉張敏神女賦曰世之言神仙者多矣然未之或驗也至如弦氏之婦則近信而有證者夫鬼魅之下人也無不贏病損瘦今義起乎安無恙而與神女飲宴寢處縱情極意豈不異哉余覽其歌詩辭旨清偉故爲之作賦皇覽余之純德步朱闕之崢嶸靡飛除而入秘殿侍太極之穆清帝愍余之勤肅將休余于中州託元靜以自處是夫子之好仇于是主人憮然而問之曰爾豈是周之褒姒齊之文姜孽婦淫鬼來自藏乎儻亦漢之遊女江之娥皇厭眞樂憊倦儻侍乎于是神女乃斂袂正襟而對曰我實眞淑子何猜焉且辯言知禮恭爲令則美姿天挺盛飾表德以此承歡君有何惑爾乃敷茵席垂組帳嘉旨既設同牢而饗微聞芳澤心蕩意放于是尋房中之至嫵極長夜之歡情心眇眇以忽忽想北里之遺聲賦斯時之要妙進褘服之紛敷儷撫褫而告辭仰長歎以歔吁乘雲霧而變化遥棄我其焉如　楊該三公山下神祠賦曰南極鬱紆飛龍在天太乙白石巨靈據山二后殊位惟公在焉下則歸雲蓬勃綠水流灘爭湍趣岌衝

石會谿高岸爲谷蜕蜺阻觸梗林奈條逼塗進蹊行者
息駕步趾于斯陰大壑登峯岡踰爽塏歷朝陽曜華殿
之顯敞覩應門之蔣蔣神木鬱蓊百堵周乎洞房進排
閶闔顧盼靈堂聚楹列峙丹飾煌煌千櫨浮跂夭蹻騰
驤累晉岌業齊載長梁敷山藻于前棁綴楹桷以采章
文綺纏其紛鱗洪葩曜以披揚爾乃逡巡降趾遊坐東
廂日不逮昏炎燎已光縣宰致祠嘉旨備詳陰祚顯應
徧澤圻疆普此士女樂彼豐穰　宋謝靈運江妃賦曰
招魂定情洛神清思覃曩日之斁陳盡古來之妍媸矧
今日之逢逆邁前世之靈異姿非定容服無常度兩宜

歡嚬俱適華素予時升月隱山落日映嶼收霞斂色迴
颺拂渚每馳情于晨暮矧良遇之莫斁投明璵以申贈
覩色授而魂與沈分湘岸延情蒼陰隔山川之表裏判
天地之浮沈承嘉約于往昔寧更貳于在今儻借訪于
交甫知斯言之可諶蘭音未吐紅顏若暉流眄光溢動
袂芳菲散雲鬱按靈輀而徘徊建羽旌而逶迤
奏清管之依微慮一別之長絕眇天末而永違　梁江
淹水上神賦曰江上丈人遊宦荊吳首衞國望燕途歷
秦關出宋都徧覽下蔡之女具悅淇上之姝乃造南中
度炎州經玉澗越金流路逶迤而無軌野忽莽而眇濤

忽而精飛視亂意走心移綺靡陵蓋悵望蕙枝一麗女子碧渚之涯冶異絶俗奇麗不常青娥羞艷素女慙光恨精影之不滯悼光晷之難惜闕有無于俄頃驗變化于咫尺野田田而虛翠水湛湛而空碧乃唱桂棹凌衝波背橘浦向椒阿荀懸天兮有命永離決兮若何

碑梁簡文吳興楚王神廟碑曰昔者武王詢于太公五神之禮正伊陟贊于巫咸三篇之義作抑又元矩司于坎宮漢興北畤黃蛇感于通夢秦作西郊幽則鬼神其來已尚楚王既弘茲釋教止獻車牛既舍黃駒安俟驛角掌擊無左滌之勞牧人止楹衡之務周房殷俎惟有元澗芳芝玉笋瑶樽止陳丹桂清酌漸符不殺之教方行大士之心比夫黃樹赤光紫衣朱髮茂矣哉王制云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太守元景仲稽諸古典于茲往烈永傳不朽式樹高碑翠石勒文事偕神掌靈龜負字還擬洛書

祭文宋謝朓祭大雷周何二神文曰大過在運小雅盡缺瓊鏡日淪金車未晰周生電斷神謨英冠正因部奇風斂雲散晉德如燬功資叶贊山無猛鷙時曠忠賢流王于鬣龜鼎忽焉忠肅布衣君親自然驅狐上國斬鯤中川紛綸凱入氛氳配天 梁邵陵王祀魯山神文

曰敬奠魯君之靈竊以首山鸞律表二叔之清風趙國
隱淪擅三公之靈迹北阪祠城流光夜起東嶺叢室甘
雨晝零故能徵應不愆介福無爽金壇玉宇是衆妙之
遊遨丹崖翠幄信靈人之響像霓裳虬蓋轉日車而競
前駕象乘豹載雲旗而總集江妃漢女含睇來趨湘娥
洛嬪宜言在側鳴瑟撫劒浹席徘徊絳節陳竽滿堂繁
會奠敘懷精之歡傳扈代舞之樂桂醑溢于羽樽蕙肴
盈于蘭籍既醉既飽景福攸同不震不騰神保是格魚
蔵之薦已畢慶報之澤攸先願化昌而俗阜俾多祐之
在海同匪石之無轉欣滯穗之有年惟東皇兮戾止等

南山而不騫　沈約賽蔣山廟文曰我皇體天御宇望
日表尊備樂變乎笙鏞鬱禮華于俎豆邇無不懷遠無
不肅鳥革元素之容草移丹綠之狀泉露改味日月重
光仰惟大王年踰二百世兼四代揚玉桴布瑶席秦梁
楚趙之巫把瓊茅而延佇燕衛宋鄭之音結流風而成
曲九嶷之乘蔽日三山之駕若雲　唐李商隱祭全
義縣伏波廟文曰越城舊疆漢將遺廟一派湘水萬重
楚山比頻川表氏之臺悲同異日方汝水周公之渡感
極當時嗚呼昔也投隙建功因時立志隗將軍坐談西
北棄世無歸梁伯孫自降王姬雖來不起以若畫之眉

宇開聚米之山川扶風里中詛守錢而爲虜德陽殿下
寧相馬以推工悵望關西超馳隴首事嫂冠帶誠姪書
成龍伯高之故人其言有所公孫述之刺客相待何輕
鳶跕啓行蠻溪請往銅留鑄柱草誓裹尸男兒已立邊
功壯士猶羞病死瀟湘之濵祠宇依然豈獨文宣之陵
不生刺草更若武侯之隴仍有深松向我來思停車展
敬一尊有奠五馬忘歸及申望歲之祈又辱有秋之澤
雲興柱礎電繞牆藩何煩玉女之投壺方聞天笑不待
樵人之取箭已見風迴敢忘黍稷之馨用報京坻之賜
屬以時非行縣不獲躬詣靈壇詞託烟波意傳天壤既

謝三時之澤兼論千載之交勿負至誠以孤元契又
賽古欖神文曰惟神爰因碩果遂啓靈祠瓜美邵平且
傳舊志李標朱仲亦茂前經昨日瘴暑爲災油雲不起
式存心禱慮作神羞神能感氣蜿泉傳祥鸛垤使宋生
抒賦始悅于雄風高氏讀書忽驚于暴雨化太甚旱爲
大有年將見助于歡康敢忘懷于昭賽

神異

原王猛賣畚王猛少貧鬻畚洛陽有一人貴買之而無
直猛利其直從行不覺入深山見一老父
跪胡牀左右十數人引猛進拜之父云王公何
緣拜也乃十倍償畚價猛出反顧乃萬山也 應嫗
得金應嫗者生四子而寡見神光照袂試探之乃得金
自是諸子官崇並有才名至應瑒七世通顯也

麋竺失火 蜀志麋竺字子仲東海人資累巨億從洛還家行未到數十里路傍逢一婦人求車寄載行二十里婦人謝去曰天使我往東海燒麋竺家感君義故相告竺懇請之曰不可不燒君快去我緩行竺急歸書出財日中果火發

管寧神光 管寧就徵將家屬行夜黑無人見有火燼前引人以為神光助積善之應也

陸雲宿王弼墓 晉書云陸雲字士龍將宿故人家夜暗迷路忽草中有光趨之至一家寄宿見一少年美風姿共談老子辭致清遠曉辭去至故人家云此處數十里無人居却尋乃至王弼墓雲自此談元大勝

嵇康受廣陵散 嵇康夜宿華亭彈琴夜半有客詣之共談音律辭致清辯謂廣陵散調絕倫遂授康仍誓不得傳康撰高士傳

鬼一

增 易曰鬼神害盈而益謙 原 禮記曰魄也者鬼之盛也 論語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增 韓詩外傳曰人死曰鬼鬼者歸也精氣歸于天肉歸于土血歸于水脈歸于澤聲歸于雷動則歸于風眠歸于日月骨歸于木筋歸于山齒歸于石膏歸于露髮歸于草呼吸之氣歸復于人

鬼二

淮 論衡曰上古之人有神荼鬱壘者昆弟二人生而執鬼 淮南子曰蒼頡作書鬼夜哭 左傳曰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是必滅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 漢書曰劉根有神術猶求食若敖氏矣及將死泣曰鬼太守史祈以為妖執而數之曰若有神可顧一驗根曰

頗能使鬼乃左顧右嘯祈之亡父近親皆反縛在祈前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萬死叱祈曰汝子孫不能光榮先祖而辱如此何不叩謝之祈哀驚悲泣頓首請罪根默然忽去不知所之　晉書曰鄒湛字潤甫嘗見一人自稱甄仲舒餘無所言如此非一久之乃悟曰宅西有積土敗瓦其中有死人甄仲舒者予舍西土瓦中人也檢之果然厚加斂葬畢遂夢此人來謝　又曰周訪宿宮亭湖晨起如廁見一老父訪執之化爲雄鴨幽明錄曰阮德如常如廁見一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著皁單衣平上幘去之咫尺德如心安定徐笑語之曰

人言鬼可憎果然鬼即愧赧而退　晉陽秋曰苻堅未敗長安市鬼夜哭一月止　續晉陽秋曰襄陽羅友在桓溫府屢以貧乞祿溫以其誕肆許而不用同府人有得郡者溫爲坐別友亦被命至尤晚溫問之曰出門于中路遇見一鬼謂余曰見汝送人作郡不見人送汝作郡友始怖終慙俺緩溫笑而用之　前趙錄曰麟嘉三年螽斯則百堂災自此鬼哭二宮夜夜不絕　後趙錄曰魏豹字叔虎范陽人也遷中山太守有治名豹嬖妾先死豹後于廩丘南妾形見與豹言翌日而卒　宋書曰劉伯龍少而長薄及長歷位尚書左丞武陵太

守貧窶尤甚常在家慨然將召左右營十一之方忽見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歎曰貧窮固自有命乃復爲鬼所笑也遂止　梁書曰范雲嘗與梁武同宿顧謂之曰此中有王有相雲起曰王當仰屬相以見歸因是盡心推事　六帖曰李密破宇文化及還屯金墉勁兵良馬多死王世充欲擊之恐士心未一乃謀以鬼動衆令德陽門衞張永通言夢人謂已曰我周公也能以兵助討密世充立祠洛旁使巫宣言周公令急擊密有大功不然兵且疫世充部下皆楚人信妖遂請戰　又曰高士廉進益州長史蜀人畏鬼而惡疾雖父母病皆委去望舍投餌哺之士廉爲設條教辯告督勵風俗俞然爲變　又曰韋正貫擢嶺南節度使南方風俗信鬼正貫毀淫祠教民母妄祈會海水溢人爭咎撤祠事以爲神不厭正貫登城沃酒誓曰不當神意長人者任其咎無逮下民俄而水去　又曰張果時有帥夜光者善視鬼帝召果容坐使夜光視之不見果所在　又曰李長吉將死忽晝見二緋衣人駕赤虬持一板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下榻叩頭言阿瓌老且病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爲記天上差樂無苦也　五代史曰王鎔已死

張文禮自爲留後後文禮家鬼夜哭文禮懼病疽而卒
又曰隱帝即位宮中數見怪物投瓦石撼門扉隱帝
召司天趙延乂問禳除之法延乂對曰臣職天象日時
察其變動以考順逆吉凶而已禳除之事非臣所知也
然臣所聞者殆山魈也　吳越備史曰太學博士丘光
庭校書于樓中高澧屢往視之一日澧容登樓光庭不
知因回顧見一青面鬼遂大呼俄而見澧撫之曰謹勿
言之以是驗其非人　異人錄曰歙州江處士好道能
制鬼魅有婦人嘗爲鬼附詣江求符江曰吾雖能禦之
意不欲與鬼神爲讐爾既告我當善爲遣之歸灑一室

令童子迎客良久一少年見江再拜江命坐不交一言
而去婦人自是不復見鬼

鬼三

原　宋徵　阮論左傳曰晉士伯曰薛徵于人宋徵于鬼莫能難　載車　結草易云載鬼一車魏顆戰見老人結草以抗杜回遂獲之夜夢老人曰予所嫁婦人之父也詳報恩　豕立　雉飛左傳曰齊侯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豕人立而啼　厭役鬼神之術有市人姓王者見婦染邪氣召全清治之五綵結壇立草人于上咒之乃縛草人長尺餘衣之良久鳴咽而語唯稱乞命全清詰之是何精魅從何而來云是魈鬼頃歲春日于禹廟前見伊人遂相附和尚倘捨之即自踰境不敢近人壓全清曰此妖詐不宜釋之乃取一甕側卧以鞭驅約草人入甕中吻吻有聲符誡甕口埋于桑林下戒家人無動其婦即日病瘥經五

載因兵亂人皆逃避兵破見雉飛去立于桑杪作人語曰被這和尚禁却今日方見日光時全清已仙化矣

換帖

贈巾

嘗寶法書一軸每攜以隨身初應舉就文試寫畢夜色猶早以紙絹裹置于篋中及納試而沒納所寶書帖却歸館于籠中取書帖觀覽則程試宛在篋中遽驚嗟計無所出來往棘圍門外忽有老吏詢其事具以實告吏曰某能換之然某家貧居興道里倘換得願以程試入而以書帖出以錢三萬見酬公悅許之遂趨興道里款關久之有人出公以姓氏質之對曰主人死已三日力貧未辦周身之具公驚歎久之方知棘出授公公愧謝而退明日以錢送圍所見乃鬼也遂以錢業少時遊學京師于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守承德基入寺門脫白綸巾贈之曰君方爲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德基問其姓名不答而去

徙牀

盜盜唐魏元忠一夕夜半有婦女數人立竹牀前公于堂下乎羣女竟昇于堂下公曰能徙我牀至舊所公曰能徙我牀至復可徙堂中乎羣女復去曰此寬厚長者可同常人玩之

哉

蒻光錄云有軍人早出月色朗然見一獨足者橋上卧軍人少壯無畏懼乃抱之其鬼即云放我當有相酬軍人曰有何物曰有一銀盞問居處曰少間送來軍人遂捨之其妻在家見一少年扣門云賢夫令將盞歸授其妻而去至晚軍人回其妻將盞示之夫乃說今早之事妻曰神物不可貯令將貨之易酒肉祭之夫從其言祭畢夫曰適見其盞有似家內盞樣莫是偷我者將來否妻往取視果失之矣夫妻愕然曰大是後鬼子

被薛荔著衣冠離騷云屈原作山鬼歌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薛荔兮帶女蘿宋徐

孝先爲都官尚書自晉代久遠多鬼怪每夜昏晨以來尚書寮皆攜家屬居省年昏時無故有聲光或見人著衣冠從中出須臾復沒或門自開合見者多死尚書周確卒于此省孝先代確居之經兩載妖變皆息時人以爲貞

進士投啓廣州押衙崔慶成轄香藥綱詣內庫抵黃華驛

舍夜見美婦人曰今日不晦候君回轅別圖後會邇書云川中狗百姓眼馬撲日見君君必有疑今日捨君我寧日之事可諧否十二字可辦否慶成不能對婦人因命

青衣進酒終不舉錢乃作詩云妖鬽才魂自古靈多情心膽似平生知君不是風流物却上幽原怨月明鄭紙于地燈火俱滅丁晉公嘗見此十二字曰川中狗蜀犬也獨字百姓眼民目也眠字馬撲兒瓜子也孤字御厨飯官食也館字乃獨眠孤館四字楊愿監都下倉有通竭云江州進士吕也既相見投短路云幽室微光寒泉洞滴楊流之庖屢空孔緒之車何適愿曰孔緒之車何故事也其人曰楊三楊三汝楊蔓之孫楊中之子孔緒之事何必問也愿怒欲擊之其人盡然仆地推露幞頭巾子愿遽鋤之化爲大鼠走入倉下

鬼四

褲寬 後漢王忳爲郡令至廵亭夜中聞女子稱寃言是亭長所殺即今門下遊徼是也忳爲理之具服亭下遂無怪

求食 求食猶

忠義 晉虞悝王敦作逆悝被執曰闕門爲忠義鬼亦何恨

浮昏 鄒文公用鄙子于次睢之社魚曰用人于浮昏之鬼

難見 蘇秦曰楚人常有論鬼神者皆以人死爲鬼修云生時衣服若人死有如鬼

爲無 晉阮修云今見者云著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獨以爲無

鬼衣服亦有鬼邪論者大服修字宣子三豕立注

岡象浮光 蹈或畢方度蹈名也

鬼責 莊子妖夢曰

爲能事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有所歸 傳曰鄭人相驚以伯有至矣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明年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子產乃立良止以撫之乃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

白虎齧驂 史記云秦二世夢白虎齧驂一云泰山爲祟乃沈馬祭之

黃熊入寢 左傳晉侯有疾夢黃熊入寢子產聘晉侯使韓子問子產曰何厲鬼爲夢曰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未祀乎乃祀夏郊晉侯乃間

猶能爲厲 左傳云伯有爲厲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彊匹夫匹婦彊死而魂魄猶能憑依于人以爲淫厲況良霄三世執政柄而彊死能爲鬼不亦宜乎

恥與爭光 嵇康夜燭下見鬼熟

視乃滅燭曰聊與賸爭光

晉 誦易忽散 北齊魏收會任城王湝夜乘驢出東門鐘漏已盡忽有一人幸頭一人隨後有異生人漸漸失路會心怪之誦易經上篇二人忽散

題詩遂散

原 搏膺而踊 左傳晉侯殺趙同趙括及疾夢大厲鬼披髮搏膺而踊曰殺予孫不義余得請于帝矣

被髮而譟 又曰衛侯殺渾良夫于北宮見人被髮北而譟曰余爲渾良夫叫天云無辜吾無禮余得請于帝帝許我伐有罪矣遽于韓

宣王見杜伯 墨子云周宣王殺杜伯不以罪後宣王田于圃見杜伯執弓矢以射宣王伏弓衣而死

魏其讐田蚡 田蚡殺魏其侯灌夫灌夫病一身盡痛若有擊者呼伏謝罪者瞻之曰魏其侯滯夫其笞之

徐伯報仲堪 殷仲堪使視鬼上使徐伯仲堪先遊江濱見流尸接而葬之旬日門前溝忽起爲岸其夕有人自通稱徐伯元感君惠思報水中有岸其名爲洲若當爲州言終而沒後果爲荆州

善爲積慶 正可開耶既死有知鬼猶報怨 人爲不道鬼訴無辜 趙氏之寃搏膺入夢 良夫之酷被髮叫天 當休明之代物不爲妖而聚怨之人鬼將有報 有讐必報伯有之殺駟帶無道則見齊侯之懼彭生

鬼五

原 歌吳王女紫玉歌曰南山有女北山張羅意欲從君讒言孔多悲結成疹沒命黃壚命之不造寃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爲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不爲

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曾暫忘　劉妙容宛轉歌曰月既明西軒琴復清寸心斗酒爭芳夜千秋萬歲同一情歌宛轉宛轉淒以哀願爲星與漢光影共徘徊　又曰悲且傷參差淚成行低紅掩翠方無色金徽玉軫爲誰鏘歌宛轉宛轉情復悲願爲煙與霧氛氳對容姿　郭長生歌曰閒夜寂以清長笛亮且鳴若欲知我者姓郭字長生　陳阿登歌曰連綿葛上藤一援復一纽欲知我姓名姓陳名阿登　聶包鬼歌曰花盈盈下聞行當歸不聞死復生　鬼仙歌謠曰登阿儂孔雀樓遥聞鳳凰鼓下我鄒山頭彷彿見梁魯　窓呼祁孔賓歌曰祁孔賓祁孔賓隱去來隱去來修飾人世甚苦不可詣所得未毫毛所喪如山崖　增唐韋應物馬明生遇神女歌曰學仙貴功亦貴精神女變化感馬生石壁千尋啓雙檢中有玉牀鋪玉簟立之一隅不與言玉體安穩三日眠馬生一立心轉堅知無丹白蒙哀憐安期先生來起居請示金璫玉珮天皇書神女呵責不合見仙子謝過手足戰大瓜元棗冷如冰海上摘來朝暮凝賜仙復坐對食了頷之使去隨雲升乃言馬生合不死少頃敕教令付爾安期再拜將生出一授素書天地畢　元鄭元祐鍾馗圖詩曰老髯足恐迷陽棘

鬼肩藤輿振雙膝前驅肥身兒短黑非驕嬌兒則已腊後從衆醜服厠役擔攜鬼脯作驕食鬼肌未必能肥腊餔之空勞驕手擘彼瘦而巾褐長窄無乃癯儒執驕役其餘醜狀千百態專爲世人尸辟怪楚襲獦老非其類請問何由識其槩想襲目睛爍陰界行屍走鬼非殊派民膏民脂飽死後却供驕餐縮而瘦無由起襲問其候有嘯于梁妖莫售大明當天百祿輳物不疵癘民長壽

明郭登神靈詩曰乞福禳災許幾千分明報應不曾偏神靈應是嫌銅臭只問人間要紙錢

妖怪一

周禮曰凡大傀災異合去樂注云傀怪也　又曰眡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以辨吉凶注云煇氣也其類有十

春秋潛潭巳曰異之爲言怪也謂先發感動也

妖怪二

左傳曰有雲如衆赤鳥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于令尹司馬

張璠漢紀曰梁冀池中船無故自覆後被誅　後漢書曰彭寵自立爲燕王多見變怪堂上聞蝦蟇聲在爐火下鑿地求之不得後爲奴所殺　魏志曰鉅鹿張臻

至始中戴鴻鳥巢門蘂告門人曰戴鴻鳥巢門此陰凶也乃援琴作詩句而卒　又曰朱建平善相相應璩曰君年六十二位爲常侍先此一年當獨見一白狗也璩年六十一爲侍中直內省忽見白狗衆人悉不見于是數聚會并急遊觀飲燕自娛年六十三卒　世說曰衛璩永熙中家人炊飯隨地盡化爲螺出足而行璩終見誅　異苑曰謝文靜于後府接賓婦劉氏見狗銜謝頭來久失所在婦具說之謝容無變色是月薨　又曰晉惠帝羊后將入宮衣中忽有火光自後藩臣搆兵洛陽失御后爲劉曜所嬪　又曰太原王徽之字子猷元嘉四年爲兗州刺史在道有客索酒炙言未訖而炙至徽之取自割終不入投地大怒少頃顧視向炙已變爲徽頭矣驚愕反矚自覩其首在空中揮霍而沒　又曰葛輝夫義熙中在家宿至三更有兩人把斧至堦前疑是凶人往打之欲下杖悉變蝴蝶繽紛飛散有一物衝輝夫腋下便倒少時死　又曰宋大明中頓丘縣令劉順酒酣晨起見榻牀上有一聚凝血如覆盆形劉氏武人了不驚怪乃令擣韲親自切血染韲食之棄其所餘後十許載至元徽二年爲王道隆所害　沈約宋書曰蕭思話在青州常所用銅斗覆在藥厨下忽手斗下得二

死雀思話歎曰斗覆而雙雀殞其不祥乎既而被繫
又曰劉敬宣嘗夜與賓屬宴空中有救一隻鷂于坐墜
敬宣食盤上三尺五寸已經人著過耳鼻間並欲壞頃
之而敗喪　又曰李林甫宅屢有妖怪其南北隅溝中
有火光大起或有小兒持火出入林甫惡之奏于其處
立嘉猷觀林甫之疾也晨起盥飾將入朝命取書囊即
常時所記事目也忽覺額重于常持者開視之即有二
鼠出焉投于地下即變爲蒼狗雄目張牙仰視林甫命
弓射之殷然即滅林甫惡之不踰月而卒　雲齋錄云
宋潛爲甘渡巡檢延故人趙當訓其子弟忽見美婦人
立燈下纖腰一捩唱曰郎行久不歸妾心傷亦苦低迷
羅箔風清泣西窓雨遂滅燈趨趙就寢曰妾本東方人
鸞身彭城郎今郎觀光上國妾豈可孤眠暗室明夜又
來諸生怪趙精神恍惚具告其父潛往觀焉見一婦人
唱曰向曉臨鸞拂黛眉紅妖艷冶照羅幃不辭夜夜偷
相訪只恐旁人又得知宋大呼遽入以手抱之甚細乃
一燈檠耳焚之遂絶焉

妖怪三

祥桑

妖鳥

史記云亳有祥桑穀並生于朝一暮大拱太戊修德祥桑枯死　周禮云庭氏掌射國中之妖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夜射之注云獸謂狐狼等不見謂夜來呼鳴爲怪

者救日射太陽
救月射太陰

石言

不然民聽濫也又曰初內蛇與外蛇鬬于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申繻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得土缶鬬孔子孔子曰木石之怪夔魍魎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也晉宣城郡有一物大如水牛前尾上皆白爪力如人狀在其室中反色脚脚類象胸前而短純到城下部蹼筆之名曰驢鼠家語曰季桓子穿井漢書成帝河平年長安人石良見物如人狀在其室中擊之爲狗走去數日有數十人被甲持弓弩至良格擊或死或傷皆爲狗五月乃止犬禍也樂廣爲河南尹宮舍多妖怪前尹皆不敢處廣居之常外戶自閉後于牆孔中得狸殺之遂絕妖怪

增

燈下纖腰　窓前大手　上詳妖怪二括異

志云少保馬公亮少時自窓前伸入次祁又至公以筆濡雄黃水大書花字窓外大呼速爲我滌去不然禍及于汝公不聽而寢有頃怒甚索滌愈急公不應將曉哀鳴而手終不能縮且曰公將大貴我戲犯公何忍致我極地邪公獨不見溫嶠燃犀之事乎公大悟以水滌去花字遜謝而去

妖怪四

十煇　周禮詳妖怪一

日之號十二辰十二月十二歲二十四星之號其上則去之注妖鳥惡鳴之鳥鴞鵬之類

覆巢　周禮云掌覆妖鳥之巢以方書十

又庾氏職云若神則以神謂非鳥獸之聲若叫于宋太廟曰嘻嘻出出之類

射聲　周禮詳妖怪一

去樂

作賦　賈誼鵩鳥賦

自傷故作賦自廣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請問于鵬子去何之

祲象　謂祲形象

怪人　周禮

祆禳　祆除也　厭勝　厭禱也

沴氣　咎徵　能不惑　文子

曰審于符者怪物能不惑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人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

何不儲　海賦云何奇不有何怪不儲

國亡必有　國之將亡必有妖孽

人亂則生　傳曰

鷁退飛　過宋　羣雁啄死　搜神記云王莽簒漢東郡太守翟義謀舉兵以宣見羣雁啄之皆死後莽兵入境見有人居其屋上撤瓦投地就視無人第中鼠與人相鬬第門皆自壞　災祥在德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孽非天作　天乃降災　國時有恐　是何祥也　或有憑焉　鑄鼎象物聖人備罔兩之姦　懸鏡鑒形道士防魑魅之惑　徵社公之夢曹政亂而始亡　降莘邑之神虢德衰而後滅

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一

寤前生一

增　商芸語林云張衡初死蔡邕母始懷孕二人才貌甚相類時人云蔡邕是衡之後身　獨異記云晉羊祜三歲時乳母抱行乃令于東鄰樹孔中探得金環東鄰之人云吾兒七歲死曾弄金環失其處所乃知祜前身東鄰子也　洞冥記云中書令王珉有一胡沙門瞻珉風采曰使我後生得爲此人子願亦足矣後珉生一子始能言便解外國語及絶國珠貝素所未見即識其名咸

造化變化　知亡日再生　夢魂魄

謂沙門乃前身也　宋高僧傳云處州釋知威天與多能富有詞藻時傳是徐陵後身　明皇雜錄云開元中房琯爲盧氏宰道士邢和璞來琯敬禮之暇日同出城因至夏谷村一廢寺松竹森映和璞坐于下以杖叩地使一人掘之數尺得一瓶瓶中皆婁師德與永公書笑謂琯曰頗憶此耶琯因灑然悟爲永公後身也因語琯終身事無不驗　宣室志云劒南節度使韋皐既生一月名羣僧會食有一胡僧貌甚陋既食韋氏命乳母出嬰兒請羣僧祝其壽胡僧忽謂嬰兒曰別久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衆皆異之胡僧曰此乃諸葛武侯之後身

耳吾往歲在劒門與此子善今聞降于韋氏吾故不遠而來韋氏因以武侯字之韋後自金吾節制劒南軍在蜀十八年果幷胡僧之語　會昌解頤錄云劉立者爲長葛尉其妻楊氏忽一日泣謂立曰我以某日當死且以小女美美爲托曰他日美美長成望君留之三二年其夕楊氏卒後立罷官寓居長葛已十年矣有縣令某邀立往郭外看花令立先去舍趙長宮莊行二三里見一杏園中有婦女十數人立駐馬觀之有一女年可十五六亦近敗垣中窺立至趙長官宅入門主人移時方出曰適女子與親族看花忽中暴疾所以不果奉迎坐

未定有一青衣與趙耳語趙起入內聞趙公嗟歎之聲乃問立曰君某年爲長葛尉婿楊氏乎曰然有女名美僕名秋笋乎曰然趙又歎息驚異旋有人喚秋笋入宅中見一女子涕泣謂曰美美安否對曰無恙也僕亦訝之立徐問趙曰某未省與君相識何故知其行止也趙乃以實告曰女適看花忽驟卒既蘇自言前身乃公之妻也適窺見公不覺悶絶立歔欷久之須臾縣令亦至衆客俱集趙白其事衆咸異之立曰某今年尚未高亦曾仕宦願與小娘子尋隔生之好衆共成之於是成婚而美美長於母三歲矣　山堂肆考云元延祐間天

水趙源僑寓葛嶺其側即賈似道故宅也日晚徙倚門外忽一女子綠衣雙鬟年可十五六源注目久之明日出門又見如此源問曰家何處女笑而拜曰兒家與君爲鄰君自不識耳源遂留之宿明旦辭去夜則復來源一夕被酒戲之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女子有慚色數日不來及再來源叩之乃曰本欲與郎君偕老奈何以婢妾待之然君已知之矣不敢復隱源問其故女慘然曰兒故宋平章秋壑之侍女也本臨安家子少善奕棋年十五以棋童入侍每秋壑回朝宴坐半閒堂必召兒侍奕是時君爲其家蒼頭職主煎茶每因供進茶甌得

至後堂君時年少美姿容兒見而慕之嘗以綉羅錢篋乘暗投君君亦以玳瑁指盒爲贈後爲同輩所覺讒於秋壑遂與君同賜死於斷橋之下君今以再世爲人而兒猶在鬼錄言訖泣下源亦爲之動容因謂女曰汝之精氣能久存於世耶女曰數至則散矣源曰何時女曰三年耳及期女卧病不起面辟而逝源感其情不復娶投靈隱寺爲僧

寤前生二

金粟如來 玉源道君 湖州伽藥司馬問李白是何人白以詩答曰青蓮居士謫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馬如相問金粟如來是後身按青蓮居士太白自號也 青瑣云劉沆赴舉有

老人贈一聯云今年且跨窮驢去異日當乘寶馬歸公曰何以知之叟曰公是羅浮山玉源道君公媿謝而去

野狐入塚 大蛇盤鼓 廣異記云唐曲沃縣尉孫緬家奴年六歲忽視緬母笑云娘子總角時嘗養一野狐即奴身也見鷹走野狐今憶否母亦省之奴云爾時爲走入古塚後爲獵人繫殪見閻羅王王以無罪當得人身而死又見王王曰與汝作貴人家奴遂得至此今已三十生矣東齋記事云宋蔡君謨知福州有疾累日夢登鼓角樓凭鼓而卧通判大蛇盤哉上驚亦不去甚可惡故此避之遂至違更君謨疾愈與通判言之人遂以君謨爲蛇精也

寤前生三

鮑靚 年五歲語父母曰本是曲陽李家兒九歲隨井後問之皆同

靈運來謁 玉壺清話云江南邊鎬初生父夢前永嘉守謝靈運來謁願託君爲父子鎬生貌類夢中所見者小字康樂及冠頴秀嗣主累用之平建州克湘潭時號爲邊羅漢

知亡日

原 山頹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遥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 石折漢蜀武文翁曰西州石折智士死當 譙周譙周自云昔孔子會子孫設酒食後三日而卒 雄七十歿今我年過七十庶慕遺躅恐不出後年明年卒時人疑以術知故假此言也 折象自亡日名九族撫飲辭訣忽無疾而死 郭景純自云命盡今日 謝夷吾知亡日

再生一

續漢書云武陵女子李娥年六十餘病故葬於城外數里已四十日行人聞塚中有人聲便語其家家人往視聞娥聲出之遂活 吳志云孫休永安四年吳民陳

焦死埋六日更生穿土中出 迦藍記云菩提寺西域胡人所立沙門達多發塚取軀得一人以進時太后與明帝在華林堂以爲妖異使黃門侍郎徐紇問其姓名死來幾年何所飲食死者曰臣姓崔名涵字子洪博陵安平人也父名暢母姓魏家在城西阜財里死時年十五今滿二十七在地十有二年常似醉卧無所食也時復遊行或遇飲食如似夢中不甚辨了后即遣門下錄事張雋詣阜財里訪涵父母果得舊還具以實聞后遣送涵還家母魏把桃枝急令速去涵遂捨去遊于京師嘗宿寺門下汝南王賜黃衣一具涵性畏日不敢仰視

又畏水火及刀兵之屬常走於逵路遇疲則止不徐行也時人猶謂是鬼　前趙錄云麟嘉元年大將軍東平王約卒一指猶煖遂不殯斂至甲戌乃蘇言見淵於不周山經五日遂復從至崑崙山三日而復返　西京記云隋開皇三年京師西北凝觀寺有僧法慶造丈六夾紵像未成暴死時寶昌寺僧大智同日亦卒三日並蘇云見官曹殿上有人似王者儀仗甚衆見法慶在前有一像忽來謂殿上曰慶造我未成何乃令死便檢文簿云慶食盡命未盡上人曰可給荷葉以終壽言訖忽然皆失所在大智便蘇衆異之乃往凝觀寺問慶說皆符驗至荷葉六枝齋時八枝如此終身同流請乞以成其像　神異錄云竇建德常發鄴中一墓無他物開棺見婦人顏色如生姿容絶麗年可二十餘衣服形制非近世者候之似有氣息乃收還軍中養之三日而生能言云我魏文帝宮人隨甄皇后在鄴死葬於此不知今乃何時也說甄后見害了了分明建德甚寵愛之其後建德爲太宗所滅帝將納之乃具以事白且辭曰妾幽閉黃壤已三百年非竇公何以得有今日死乃妾之分也遂飲恨而卒帝甚傷之　唐書云貞元中翰林待詔戴少平死十六日復生　温泉志云

開元十七年宣州南陵縣丞李凝死已殯三十日而蘇
又光啟元年隰州溫泉民家有死者既葬行人聞聲
呼地下其家發之則復生歲餘乃死　逸志云任生隱
嵩山一夕聞異香一女子至留詩云我名籍上清謫居
遊五岳以君無俗累來勸神仙學任不顧後三日再至
又留詩云葛洪亦有婦王母亦有夫神仙盡靈匹君子
意何如任終不顧後任病卒道遇旌幢擁翠輦中一女
子吏令任避女子望見呼問安笑曰此是嵩山書生薄
命漢取吏所持文書曰不得忘情索筆判曰更與三年
吏曰此紫素元君有命須吏更生乃寤　又許飛瓊暴

卒三日復生人問其故乃誦詩云曉入瑤臺露氣清
稽神錄云新安人吳生嘗病熱死既棺斂忽有一鬼被
髮跣足自門而入徑至殯所掬沙撲人人皆驚走即聞
推聲喧噪良久瞥見一人衣冠儼然入廚中少頃即出
去至暮家人乃敢臨視棺已開中亦空矣數月吳自建
康附書云吾已死矣有鬼救我遂活即寢渴甚即入廚
中飲訖性猶恍惚不覺出門今在都矣後歲餘乃歸人
皆呼爲吳還魂　閒居錄云宋之末年姑蘇賣餅家檢
所鬻錢得冥幣焉因怪之每鬻餅必識其人與其錢久
之乃一婦人也跡其婦至一塚而滅遂白之官啟塚見

婦人卧柩中有小兒坐其側恐其爲人所覺必不復出餓死小兒有好事者收歸養之既長與常人無異不知其姓鄉人呼之曰鬼官人元初猶在後數年方死

再生二

原 梁國女　干寶搜神記

晉惠帝時梁國女子許嫁已受禮謝尋而夫戍長安經年不歸女家更以適人女不願父抑之遂得病死後夫還問女所在乃至墓所發塚開棺女遂活因與歸後壻訴官爭之王導議曰此不得以常理斷宜還前夫朝廷以爲人妖于寶父瑩有寵婢母甚妒忌婢於墓中寶先年少不審知後十年母亡開塚見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舊家中吉凶輒能語後嫁生子

說漢宮事　往蓬萊山　博物志云漢末大亂有發前漢時宮人塚者宮人猶活既出平復如舊魏郭后錄著宮中常置左右問漢時宮中事說之了了皆有次緒及郭后崩哭泣過哀遂死晉方士戴洋字國流吳興長城人年十二遇病死五日而蘇言執魔將士將往蓬萊崑崙積石太室恒廬衡華諸山既而遣歸

再生三

原 王莽篡　曹公起　搜神記云漢平元始元年二月朝方女子趙春病死既棺斂六日出棺外太守以聞說曰至位續漢書云獻帝初閭棺中有聲發之遂生陽云其後曹公由匹庶起

六日而蘇　七日方蘇

傳曰晉人獲秦諜殺之諸絳市六日而蘇幽明錄鄉那人姓王暴死七日方蘇說初死時去到朱門狀如宮殿復前見一人長大衣狀如雲氣王向叩頭說婦已亡兒尚小便流漢此人爲之動容特與三年之期王又云三年不足活左右曰此間三年世中已三十年又三十年王果卒

造化一

原 肖形 揣物 人肖天地之形注云肖似也謂首圓足方象地 大鈞揣物謂元氣

大德 不仁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老子云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造化二

原 鑪炭 索隱 天地爲鑪兮造化爲工陰陽爲炭兮萬物爲銅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老子云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文子云聖人不由近知遠以萬物爲一同 未有極 生於無 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天地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元氣 至精 大塊甄形 洪爐孕象 陰陽不測造化多端 氣甄三才 功成萬化 圓蓋方輿上騰下降 覆載設位 品物流形 萬物變化 一

氣生成 陰陽陶蒸 天地生殖 乾知坤作 道生德畜 天長地久 日往月來 運以無窮 生而勿有 雖品彙萬端 而生靈一貫 陰陽爲炭 天地構精 萬殊之象不同 千變之形無極 形開闢而块圠 氣交泰而氤氳 元牝爲根希夷之精潛運埏埴爲器索籥之用無窮 成形成象諒動靜之有常相盪相摩信陶鈞之不息

變化一

增 春秋潛潭巴云女子化爲士夫賢人去位君獨居丈夫化爲女子陰氣淖小人聚 國語云雀入海化爲蛤

雉入於淮化爲蜃龜黿魚鱉莫不能化爲人　莊子云北溟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曰鵬　論衡云天地不變日月不易星辰不没正也人受正氣故體不變男化爲女女化爲男猶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也應政爲變非常怪也蟬蟓化爲復育轉而爲蟬蟬生翼異不類蟓蟓凡諸蜮類多化也

變化二

左傳云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　紀年云周宣王時馬化爲狐　漢書云哀帝建平中豫章男子化爲女子嫁人爲婦生一子長大陳鳳言陽變爲陰此將亡之象　又建安二十年越有男子化爲女子時周祥言哀帝時亦有此將有易代之事至二十五年獻帝封於山陽　丹陽記云孫皓寶鼎元年丹陽宣城之母年八十因浴于後湖遂化爲鱉　異苑云邵陵高平黃秀以元嘉三年無故入山經日不還其男根生尋覓見秀蹲空樹中從頭生毛色如熊問其故答云天譴我如此汝但自去哀慟而歸踰年伐山人見之其形盡爲熊矣　又苻堅建元年中長安樵人於城南見金走白堅堅遣載取到化爲銅鼎入門又變成大鐸　異物志云元興二年衡陽雌雞化爲雄八十日冠菱

後桓元篡八旬而敗　又隆安中有青雌雞化而爲赤雄形尾都變冠彩皆具惟不能鳴

變化三

原腐草爲螢　野雞變蜃　月令季春腐草爲螢　又孟冬野雞入大水爲蜃　又

獸吸風而復生　鼠蹈火而不死　十洲記云炎州在南海中有風生獸狀如貍椎死口向風復生　爾雅云鼶鼠夷由郭璞注云狀如小狐食煙火來皆發蒙記云西蜀有火鼠布

鳥生杜宇之魄　蟬化齊女之形　華陽國志云蜀王杜宇一號杜主七國稱王號曰望帝後禪位開明隱西山時適二月子鵑鳥鳴故蜀人悲子鵑鳥鳴也迨今農時急祀杜主云云　董仲舒答問齊王之后怨王而死屍變爲蟬登庭樹嗚唈而鳴王悔恨之故爲齊女云　婦化石以望夫　烏銜木而填海　列異傳云武昌新縣北山昔有貞婦其夫從役婦攜幼子餞送

北山立望而形化爲石　山海經云炎帝之女娃遊東海溺死化爲精衛狀如烏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填東海　淮南子云有牛哀病七日而化爲虎兄啟戶入哀搏殺之之母浴而化爲龜入于深淵其後時出見初所臀一釵猶在其首　黃氏化而爲龜　續漢書云靈帝時江夏黃氏　牛哀病以變虎　莊子云蓑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　搜神記云南海之外有鮫人即居水中其人每於泣下便能成珠故其地號爲珠泉　蓑弘血而成碧　泉客泣而爲珠

田鼠順時而化鴽　月令季春　月令季秋　表公用戲竹之術　元緒對焚桑之言　吳越春秋云越處女善劒王使聘之女道逢一翁自稱表公即拔篠焚竹末折墮地女即取其末表公操其本而刺女女因舉杖擊之公則飛上樹變爲白猿　異苑云孫權時永康人遇一大龜東之欲上吳王夜纜船於大桑樹中宵樹呼龜曰元緒奚事爾耶龜曰雞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樹曰諸葛元遜博識今求如我之徒計將安薄龜曰禍將及爾云

周穆軍士化爲猿鶴　歷陽都人變成魚鱉　抱朴子云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爲猿爲鶴小人爲沙爲蟲淮南子云歷陽之都一夕反爲湖勇力聖智與怯不肖者同命

獸爲毛羣天馬潛而在水　魚非羽族文鰩飛以排空　漢元狩二年馬生余吾水中又元鼎四年馬生渥注水中左思蜀都賦云文鰩夜飛而觸綸

陶鈞無方　變化不一　未始有極　不知其生　物既反常　事亦惑衆　於何不有　莫究其由　生則有常　變而無極　察其所由　考以同類　推變化之萬端　蓋生靈之一貫　顯變化之無方　亦天地之常理

夢一

周禮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謂無所感動平安自夢也二曰噩夢噩愕也謂驚愕而夢三曰思夢覺之所思念而爲夢四曰寤夢謂覺所通而爲夢也五曰喜夢謂喜說而有夢六曰懼夢謂恐懼而有夢

列子曰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燔陰陽俱壯則夢生殺甚飽則夢與甚飢則夢取以虛浮爲疾者則夢揚以沉實爲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衛髮則夢飛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晝想夜夢神形

所遇

增 莊子云眞人不寢不夢其覺無憂　又云夢者陽氣之精也心所喜怒則精氣從之　淮南子云若夫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弊而復新其爲樂可勝計也譬若夢夢爲鳥而飛於天夢爲魚而沒於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覺而後知其夢也今將有所覺乃後知今此之爲大夢也　夢書云夢者像也精氣動也魂魄離身神來往也陰陽感成吉凶驗也夢者與其人預見過失如其賢者知之自改革也夢告也告其形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鼻不喘臭口不言也魂出遊身獨在心所思念忘身也受天神戒還告人也受戒不精忘神言也名之爲寤告符讖也古有夢官世相傳也

夢二

增 列子曰黃帝晝天下之不治竭聰明盡智力五臟異感乃退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既寤恬然自得曰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又二十九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之國而帝登遐　世紀云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又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數萬羣帝寤而歎曰風爲號令執令者垢去清治者土解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千鈞之弩異力能遠者也驅羊數萬羣是能善牧者也天下

豈有姓力名牧者哉依二夢占而求之得風后於海隅
登以爲相得力牧於大澤進以爲將　又湯思賢夢見
有人負鼎抱俎對已而笑寤而占曰鼎爲和味俎者割
截天下豈有人爲吾宰者哉初力牧之後曰伊摯耕於
有莘之野湯聞以幣帛聘之有莘之君留而不進湯乃
求婚於有莘之君君遂嫁女於湯以摯爲媵臣至亳乃
負鼎抱俎見湯　又文王徙都酆季秋之月甲子赤雀
銜丹書入酆止於文王之戶言天命歸周之意先是文
王夢日月之光著身　原周書云太姒夢見商之庭產
棘太子發取周庭之梓樹於闕梓化爲松柏棫柞寐覺

以告文王文王乃召太子發占之於明堂王及太子發
竝拜吉夢受商之大命於皇天上帝　晉左傳云楚子
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太宰薳啓彊召公公將往
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
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也先君未
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之不
行何之三月公如楚　原莊子云宋元君夜夢人被髮
云予爲清江使河泊之所漁者豫且得予元君覺使人
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豫且乎左右曰有明日
豫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圓五尺君曰

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再欲活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鑽而無遺策仲尼曰神能夢於元君而不能避豫且之網智能七十鑽無遺策不能避刳腸之患是則智有所不及　呂氏春秋云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來爨之幾熟孔子見回攫其甑中而飯之食熟謁孔子而進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欲饋顏回對曰不可嚮食埃煤入甑中棄食不祥因攫而飯之　埃煤煙塵煤也　又尹儒學御三年而無得焉夜夢受秋駕於師明日往朝其師而謂之曰吾非愛道也恐子之未可

予也今日將教子以秋駕　秋駕御法　尹儒反走北面再拜曰今昔臣夢受之先爲其師言所夢固秋駕也　增史記云秦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于鄜衍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　漢書云高祖薄姬內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與管夫人子兒相愛曰約先貴無相忘已而管夫人子兒先幸漢王四年坐河南城西幸靈臺此兩美人侍而薄姬不得見二人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問其故兩人俱以實告漢王心慘然憐薄姬是夕召欲幸入對曰昨夢龍據上曰是貴徵也吾爲汝成之幸有身生文帝　又王太后母曰臧兒爲槐里王

仲妻生兩女長嫁爲金王孫婦臧兒卜女當貴乃內之太子宮太子幸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娠身時王美人夢日入懷太子曰此貴徵也孝景帝即位王夫人爲皇后其男爲太子景帝崩太子襲號爲武皇帝（原）辛氏三秦記云昆明池漢武帝立之習水戰中有靈沼神池云堯時治水訖停船此池池通白鹿原人釣魚於原綸絕而去魚夢於武帝求去其鉤明日帝戲於池見大魚銜索帝曰豈非昨所夢乎取魚去其鉤而放之後於池邊得大珠　東觀漢記曰諸將勸光武立乃名馮異上曰我夢乘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異因下席再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心中動悸大王重慎之性也異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謝）又永平三年春有司奏請立長秋宮以率八妾上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遂登至尊先是數日后夢有小蟲飛無數隨著身入皮膚中復飛出（宋）又和熹鄧皇后常夢捫天體蕩蕩正青滑有若鍾乳御翁之以訊占夢言堯夢攀天而上湯夢叉天舐之此皆聖王之夢　謝承後漢書云范式字巨卿與張元伯爲友式仕郡爲功曹後夢元伯元冠垂纓屣履而呼曰我死當以時葬永歸黃泉子不我忘豈能奔喪式便馳往赴之式未到而喪已發引柩不進母

曰豈有望耶巨卿既至叩喪執紼而引柩乃進　袁宏漢紀云溫序爲護羌校尉爲隗囂所殺世祖詔洛陽城旁爲塚封長子壽印平侯夜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壽即棄官上書歸葬　後漢書云蔡茂字子禮夢坐大殿極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以問主簿郭賀離席慶曰大殿者宮府之形像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其中穗者是中台之位於字禾失爲秩也旬月而茂徵焉乃辟賀爲掾　續漢書云鄭元夢孔子造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讖言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而卒　皇甫謐高士傳云袒

帝好老子之書夜夢見老子乃詔陳相爲老子立祠

增 吳志云王珣夢人以大椽筆與之語人曰此當有大手筆事　原 陸機晉書云王濬夢懸四刀於其辟上濬問主簿李毅毅拜曰夫三刀爲州而今益一明府其臨益州乎　王隱晉書云陶侃字士行鄱陽人少漁于雷澤夢背上生翅飛入天門見門非常不敢入而下又明帝微察王敦營壘敦正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此必黃鬚鮮卑奴也　唐書云魏徵疾太宗夢與徵別是夕徵卒故御製碑文曰昔高宗得良弼於夢中朕今失賢臣於夢後　又武后問狄仁傑曰朕夢雙陸不勝

增 原

何也仁傑與王方慶俱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儆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危矣　又李嶠爲兒時夢人遺雙筆自是有文辭　又張志和母夢楓生腹上而産志和　又王勃嘗讀易夜夢若有告者曰易有太極子勉思之寤而作易發揮數篇　又李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名之　又王遠知母晝寢夢鳳集其身因有娠　又尹知章絳州翼城人少勤學嘗夢神人以大鑿開其心以藥內之自是日益開朗盡通諸經義未幾而諸師友北面受業　又張鷟字文成聰警絕倫書無不覽爲兒童時夢紫色大鳥五彩成文降於家庭其祖謂之曰五色文鳳也紫文鸞鷟也爲鳳之佐此兒當以文章瑞於朝廷因以爲名字　又劉沔爲小校從李光顏討淮西前後遇賊力戰鋒刃所傷幾死者數嘗傷重臥草中目黑不知歸路昏然而睡夢人授之雙燭曰子方大貴此行無患可持此而還既行焰然有雙光在前　六帖云上官昭容者名婉兒初母鄭方妊夢巨人畀大稱曰持此稱量天下婉兒生踰月母戲曰稱量豈爾耶輒啞然應後內秉機政符其夢　五代史云王仁裕喜爲詩其少也嘗夢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爲篆籀之文由是文思益進乃

集其平生所作詩萬餘首爲百卷號西江集　夢珍廣記云宋太祖母昭憲皇后夢日入懷而娠生之夕光照室中又夢神人捧日置於腹誕太宗　又宋韓琦初爲秦州觀察使夜夢以手捧天三次後果歷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封魏國忠獻王　又宋理宗夢三胡僧曰二十年後當以此殿還我既覺宣問馬廷鸞對曰胡僧乃夷狄類二十年後必主夷狄於殿下稱藩上命誌之遂立碑記事至元間有僧官楊總攝以宋殿基原係佛寺因高宗南渡都杭遂爲殿是知前夢果應其數　又宋周必大以燔庫藏爲已咎就謫臨行辭婦翁翁先夢人曰掃雪迎宰相而必大適至忽一日必大夢至一所見殿上曰彼貌雖陋以帝鬚與之既覺而顧癢遂生美鬚後竟居台鼎相者詣之莫知所貴良久捋其鬚曰帝王鬚也　又明永樂初廬陵錢舉發解南省及廷試夢頭生角同年曰頭角崢嶸在此舉矣旁一人曰羊角乃解字也恐有解姓者復居首耶及發榜臚傳名果得解縉　又明顧廷評洪武甲子正旦夢以羊角置兀上而拜明日請人解之曰羊角是解字在兀上湊成元字果秋試第一　又莆田林環永樂丙戌廷試夢其友李文淵送犬肉一片乃狀字又彎一臂接之乃元字歷官文淵

閣學士始悟夢文淵者乃先兆也　又王鈺夢騎黑龍於土上橫一金玉砌橋跨而折杏三枝既寤請解之曰黑龍應壬辰科橫一金玉砌橋乃汝姓名得杏三枝乃探花也後永樂七年果中第三　又明盱江王僉事名華弘治間守備處州行司內二大樹各有竅見五色衣矮人出入華命泥塞數次復開怪甚命工伐之忽夢章容二人執兩木來語告寬覽閱卷遍審無此姓名意疑漳榕爲崇竟成病賦云藥不靈兮病弗瘳功名事業一齊休生前姓字題金榜死後文章記玉樓流水落花隨我去夕陽古木使人愁可憐子幼妻年少爭奈緣慳不

到頭隨擲筆而卒　又樂平程楷嘗夢本縣神人告曰此地舊有會元今二百四十年當應之成化丁未果中考郡志宋朝馬廷鸞淳祐丁未會元適合二百四十年之數

夢三

魂交　神應　莊子云其夢也魂交其覺也形開曰得飲食又云夢見豭狗有火災驗太史曰豭狗曰當遘車折脚又云夢見曰三問皆不夢聊試君耳何以皆應曰神靈動君與夢無異也　吞文　作賦　吳虞翻立易注奏上曰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披鹿裘布易六爻披其三以飲臣臣乞盡吞之道士曰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當受經也　王延壽字文考曾有異夢意惡之乃作夢賦自騰後溺水死年二十

懷蛟　吐鳳　上董仲舒事

揚雄作甘泉賦既成夢吐白鳳

蝶飛

數十人向馬拍手索紱曰馬火也馬舞火起也向馬拍手救火也平未歸而火滅

爲烏

宋昭公夢爲烏咮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予夢美必立

夢吞五色鳥詞學乃覺日新

羅含夢吞五色鳥詞學乃覺日新

熊

白虎

左傳云晉侯有疾夢黃熊入於寢門子產曰於羽淵晉侯祀於夏郊疾乃有

閻

秦二世夢白虎齧左驂卜曰涇水爲祟

帝錫符命秦遂大昌

左傳云晉呂錡夢射月中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

遊天

射月

秦穆公夢遊天上觀鈞天廣樂

夢蘭江淹夢授五色筆文詞日麗

燕姞夢天使與己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

敢徵蘭乎文公曰

諾生穆公名之曰蘭

重

三馬

兩犬

曹操夜夢三馬同槽命謀之後應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皆其小字也何必疑之

賈詡詳之乃曰馬者祿

三人墓位也一宋岳飛與金人戰勝居朱仙鎮守忽夢僧曰兩犬雖言犬日謁故人周之果被秦檜獄屈死

犬言是獄字此行宜避

乘龍

洗馬

上詳夢二

晉陽翰銷云優人李伯怜遊涇州乞米百斛及歸令其弟往取之過期不至夜夢洗白馬訪梅伯成占之伯成行思曰凡人好友語洗白馬瀉白米也君所憂或有風水之虞乎數日弟至果言有風水之虞乎

渭河中覆舟一粒無餘

三公

二子

元禎元禎言當得三公退謂人曰死後得三公耳槐字木旁鬼果爲爾朱榮所殺皆折狄仁傑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振矣乃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

元淵夢著衮衣倚槐樹問武后夢鸚鵡兩翼

重

二角書

三

重慕索綏夢東有二角書在前一角書詰綏大角杕敗小角有題韋在後索紱曰所請一在前爲凶一在後爲吉也當有凶問果至

晉惠帝時陸機爲河間王顒征長沙王乂

水邊女

冰下人

後漢時鄧夢黑幕三重繞車機擘出不得明旦即被殺

殷爲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女子猛獸自後斷其囊囊占者曰水邊女汝字也斷囊者新獸頭代故獸頭也不作汝陰作汝南太守也

崔鴻三十國春秋云令狐策夢立冰上與冰下人語索紱曰冰上爲陽冰下爲陰冰上人與

冰下人語爲陽請陰媒其爲人作媒乎策曰老夫耄矣不爲媒矣既而太守田約因策爲子求張氏女恰至仲春而成婚

身遂效其形而作草蛇一脚索紱曰脚肉被咬

日入懷松生腹吳志策

八公也後十八年當爲公

得傳說

賚子良弼說築于傅巖肖孔子曰吾不復夢

桑魏鄧艾伐蜀夢至山

桑水寨寨利西南往有

克蜀其不還者乎蜀

井中物井中亦非生

桑之所桑字四十八恐君壽不得過此祇曰是矣後果驗

入獄揚元禎曰當得城陽令後封城陽侯

韓泉善解夢衛中行爲中書舍人時有故舊子弟以選

事投衛論屬衛欣然許之駁牓將出其人夢乘驢蹙墜水中登岸而靴不濕選人與韓有舊訪之因告以夢時韓被酒戲曰公今選事不諧矣據夢衛生相負足下不沾及後牓出果駁放

夢四

占夢矣

禮文王謂武王曰爾何夢矣

詩大人占之

我夢

詩乃占我夢吾夢

訊夢

傳吾夢如是

同夢

詩名彼故老訊之占夢

吾夢

又甘與子同夢

妖夢

惡夢

秦伯執晉侯云亦晉之妖夢是踐周禮云咎徵惡夢

樂廣論夢

殷浩論夢

衛玠問樂廣夢云是想玠曰形神不接而夢豈是想耶樂曰因也玠思之經日不得成疾廣聞故命駕往剖析之即愈廣歎曰此賢胸中必無膏肓之疾或問殷浩曰官本臭腐故得官而見屍錢本浩曰得位夢棺得錢夢糞何也

至人無夢

莊子曰至人神人乃夢文中子曰至人下詩

牧其二豎之災

晉侯

兩楹之奠

病夢一豎子曰居膏之上肓之下其奈我何子曰余
醫昔之間子殆將死矣遂寢疾七
日沒

維熊維羆　維魚維旗

詩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
祥又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旟矣室家蓁蓁豐收之兆也

吳門繞腸　晉侯監

孫堅母夢腸繞吳閶門跳母曰安知其非吉徵也
腦楚子搏楚子伏巳而監其腦子犯左傳云晉侯夢與楚子
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

天落二棺　帝與九齡

于克前問索紱曰棺者職也當有人舉君二棺再遷也果然
晉李克夢天落二棺帝與我九齡

曹人社宮　晉聲伯涉洹

左傳曹人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叔振鐸請待公孫
彊許之又聲伯涉洹歌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擿
不敢占之三年而後言之至暮而卒

帶夫印綬

漢梁王暢數有惡夢從官卜忌

斷女鞶囊　張奐爲武威太守妻懷孕夢帶夫印綬登樓
占者云當生子復此郡終此樓果然

三水邊女注　詳夢

夢涉水火　夢登柱礎　上詳夢

北齊陽休之夢登大冢見一銅柱刻爲蓮花形休之登柱礎以手捉
柱曰柱轉三匝吾當至三公柱遂轉三匝後果驗

八爲公　四十當貴　吳山祠祈神

隋裴寂夢老人謂曰君年至四十當貴後果然

卜忌占夢　東萊論夢

漢梁王暢數有惡夢從官卜忌自言能使六丁善占夢注云六丁謂六甲中丁神也若
甲子旬中則丁卯爲神之類役使之法先齋戒然後其神可至使致遠方物及知吉凶
東萊博議云形神相接而夢者世歸之因因接而夢者世歸之因因車因車而念蓋因有牧羊而夢鼓吹曲蓋者矣是雖非
今日之因實出於前日之想故因與想一說也

千秋夢高祖　叔孫夢豎

漢田千秋訟衛太子冤上感動曰此高祖神靈叔孫卒餓死

占六牛　詳夢

晉張宽曰臣夢一白頭翁教子宽曰詳夢一周禮列子云上
西極有人不食不衣而多

夢之吉凶　候五旬之虛實

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爲者即爲實

堯舜上聖符域內之休徵　桀紂

下愚作甕中之不軌 夢書云堯夢乘青龍上泰山舜夢
雷擊鼓 桀夢黑風破其宮紂夢大
其首 刺出眼中遽獲金鏃之報 角牛頭上旋聞刀
用之災 述征記云陳留周氏婢入山採樵夢見一女子
中見髑髏草生眼乃拔之即於其
處得金鏃一雙 下蜀將魏延事 丞相長男撾得錢
而被買 秣陵陶令枉殺人而致殂 幽明錄云丞相王導夢人欲以百萬
錢買其大兒長豫後
而死 述征記陶繼
謝天得理令來相取
跳入口中繼斯須而
卒 賈弼易頭之時文章可玩
謝奉說夢之日凶具備臻 幽明錄云賈弼夢見人曰愛
君美貌欲易君頭遂許之後
能半面笑半面啼兩
奉與鄭敞善忽夢敞
覺即往敞處具說敞
悵不語落刷而死奉
為凶具其夢無異後果驗 搜神記云謝
手把筆文章各異
因落水死奉為凶具忽
問象竟為大郡之徵 蔣琬占牛卒踐上公之位 後漢
張茂
字子禮夢象意為不
不善終象大獸獸者
守也然象以齒焚身後為吳內史
為沈充所害 蜀蔣
流血滂沱趙直曰見
象位當至三公
果為尚書令

夢五

原 詩宋謝靈運詠夢詩曰覺謂寢無知寐中非無見意
狀盈眼前好惡迭萬變既悟眇已往惜為浮物戀孰視
娑婆盡寧當非赤縣 梁沈約夢見美人詩曰夜聞長
歎息知君心有憶果自閨闥開魂交覩顏色既薦巫山
枕又奉齊眉食立望復橫陳忽覺非在側那知神傷者

潺湲淚沾臆　又何遜夜夢故人詩曰客心驚夜魂言與故人同開簾覺水動映竹見牀空浦口望斜月洲外聞長風九秋時未晚千里路難窮已如臃腫木復似飄蓬相思不可寄直在寸心中

唐王勃夢遊仙詩曰僕本江山客牽跡在方內寐寤霄漢間居然有靈對翕爾登霞首依然躡雲背電策驅龍光煙途儼鸞態乘月披金帔連星解瓊珮浮識俄易歸眞魂莫難再寥廓沈遐想周遑奉遺誨流俗非吾鄉何當釋塵昧

李白夢遊天姥吟留別詩曰海客談瀛洲煙濤微茫信難求越人語天姥雲霓明滅或可覩天姥連天向天橫勢拔五嶽掩赤城天台四萬八千丈對此欲倒東南傾我欲因之夢吳越一夜飛度鏡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謝公宿處今尚在綠水蕩漾清猿啼脚著謝公屐身登青雲梯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雞千嵓萬轉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熊咆龍吟殷嵓泉慄深林兮驚層巔雲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煙列缺霹靂丘巒崩摧洞天石扉訇然中開青冥浩蕩不見底日月照耀金銀臺霓爲衣兮鳳爲馬雲中君兮紛紛而來下虎鼓瑟兮鸞回車仙之人兮列如麻忽魂悸兮魄動恍驚起而長嗟惟覺時之枕席失向來之煙霞世間行樂亦如此古來

萬事東流水別君去兮何時還且放白鹿青崖間須行即騎訪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

杜甫歸夢詩曰道路時通塞江山日寂寥偷生惟一老伐叛已三朝雨急青楓暮雲深黑水遥夢歸歸未得不用楚辭招　常建夢太白西峯詩曰夢寢昇九崖杳靄逢元君遺我太白峯寥寥辭垢氛結宇在星漢宴林閉氤氳簷楹覆餘翠巾舄生片雲時徙溪水間孤亭晝仍曛松峯引天影石瀨清霞文恬目緩舟趣霽心投鳥羣春風又搖櫂潭島花紛紛　韋應物感夢詩曰歲月轉蕪漫形影長寂寥髣髴歸覲微夢感歎起中宵綿思露流月驚魂颯迴颸誰念茲夕永坐令顏鬢凋　白居易

中書夜直夢忠州詩曰閣下燈前夢巴南城底游覓花來渡口尋寺到山頭江色分明綠猿聲依舊愁禁鐘驚睡覺惟不上東樓　杜牧秋夢詩曰寒空動高吹月色滿清砧殘夢夜魂斷美人邊思深孤鴻秋出塞一葉暗辭林又寄征衣去迫迫天外心　項斯夢仙詩曰昨宵魂夢到仙津得見蓬山不死人雲葉許裁成野服玉漿教哎潤愁身紅樓近月宜寒水綠杏搖風占古春次第引看行未遍浮光牽入世間塵　羅隱歸夢詩曰陸海波濤漸漸深一迴歸夢抵千金路旁草色休多事牆外

鶯聲肯有心日晚向隅悲斷梗夜闌澆酒哭知音貪財敗陣誰相悉鮑叔如今不可尋

賦後漢王延壽夢賦曰余夜寢息乃有非恒之夢其爲夢也悉覩鬼物之變怪則有蛇頭而四角魚首而鳥身三足而六眼龍形而似人羣行而奮搖忽來到吾前申臂而舞手意欲相引牽於是夢中驚怒腦臆紛紜曰吾含天地之純和何妖孽之敢臻爾乃揮手振拳雷發電舒斮游光斬猛猪批鱟毅斫魅魑捎魍魎拂諸渠撞縱目打三顱撲若蕉扶瓊攫搏覘睨跳睢盱於是三三四四相隨跟蹌而歷僻礧礧磕磕精氣充布輷輷僇僇

鬼驚魅怖或盤跚而欲走或拘攣而不能步或中劒而婉轉或捧痛而號呼奄霧消而光散寂不知其何故嗟妖邪之怪物豈干眞人之正度耳啷嘈而外朗忽屈伸而覺悟亂曰齊桓夢物而以霸兮武丁夜感得賢佐兮周夢九齡年百慶兮晉文臨腦國以競兮老子役鬼爲神將兮轉禍爲福永無恙兮

增唐杜顗夢賦曰夫人者何乾坤之至精夫夢者何精爽之所成及乎羣動息閑宇清澹爾安寢儼乎無營亦或不意而得亦或因感而生明休咎之先兆通喜怒之深情其爲吉也懸三刀以作郡凌八門以上征或生松以表秩或贈蘭以爲名

監腦審其戰勝鑿心啟其才英其爲凶也晉侯彌留作疾於二豎孔公將歿觀奠於兩楹雖臧否之殊感諒希微之難明是以太古無夢以治想隨事而生觸類而長或含悲以憎暢或當歡而契賞曾有慕而忽來屬所思而必往雖遼萬里遽詣疇昔之遊縱冥九泉亦覿平生之像鬼出神入惟惚惟恍則有睽間庭闈煙霜歲暮常馳戀於定省忽飛魂於寐寤撩軒幌而無隔邈山河之徑度常倏忽而往來竟不由於道路獨有遭遇明時羈遊上國才譽不振命途仍塞仰軒后之通感慕殷宗而見刻當捧日而披誠庶明君之夢得

又夢五色筆賦曰始其良夜幽閑齋心朗暢寢彌安於自得思不適於無妄故降綵筆冥徵元貺與蠲集而殊端方兔毫而詭狀丹翠式序元黃可分參乎素色爛以成文若以我修詞五綵必能吐鳳若以我揮翰一飛何謝慶雲是知物有幽通神爲眞宰夢於掌握驚茲夕以靈奇瞻彼筆端勝常時之光彩誠有志而必達宜飾躬而不殆展轉虛室曈曨曉日目眩昧於花容想綢繆於錦質或作進而作退類若虛而若實既而駭人恍然觀身雖放言之在我豈假手而非神則知五色之靈筆善誘斯文之日新　蔣防夢捧日賦曰靈降嘉夢天垂

至陽誠發身之兆朕符翊聖之禎祥所謂神而遇閻而
彰息沖澹之居于于而自得見貞明之質曖曖而彌光
倏爾疑升暾兮下燭曈曨甘寢之所恍惚曾泉之曲撫
金烏之翼匪隔雲霄駐羲和之車仡迴昏旭想夫早高
莫隣授受何因忽煌煌而委照值默默而凝神寂其神
乃無間而通碧落上其手自有昊而得紅輪縹緲魂交
光芒景附肘腋輝爍襟懷照嫗類銜規於遠山同抱璧
於中路在忘形之際用示無私當向晦之時將祛未寤
豈不以精誠可託光陰可駐從九霄之降祉表千載之
嘉遇者也故曰道幷幽微天且不違肹蠁陰隲指掌陽

輝載營魄而虛無默往荷靈貺而照燭潛依至若冥蒙
上越埃壒中歇始悠悠以神契俄赫赫而明發驗扶桑
之際其徂阻修偶支枕之時其來倏忽是知天無親降
靈而非遐神不昧獨幽而不賒不然何虛徐衽席承奉
光華高眠而不驚不悚見瑞而可仰可嘉然則荀令之
談足徵程昱之榮有兆常眷眷於天路每拳拳於雲表
周旋寤寐偃仰昏曉庶照臨之理咸通知葵藿之誠不
小　張隨莊周夢蝴蝶賦曰伊漆園之傲吏談元默以
和光表人生之自得緊萬化之可量萬靈齊乎一指異
術胎乎通莊忘言息躬輒造逍遥之境靜寐成夢旋臻

罔象之鄉於以遷神於以化蝶樂彼形之蠢類忘我目之交睫於是飄粉羽揚翠驪始飛飛而稍進俄栩栩而自愜煙中蕩漾繙春景之殘花林際徘徊舞秋風之一葉於戲變化悠悠人生若浮希微兮其狀方異恍惚兮其神遂收雖蘧蘧而復體尚悄悄以在眸我豈彼類彼寧我儔苟夢非而覺是誠虛往而實留且元蹤莫覿真理難求莊周之夢蝶而蝴蝶之夢周歟乃和元氣混然感通斯衆爲生死之異分量寤寐而適中形因靜息符大辨之不言神以化遷異至人之無夢若夫氣爲質本夢與道俱以我之有化彼之無固假寐而忘忽越百齡以須臾其在周也不知蝶之於彼矣其在蝶也不知周之於此乎若然者萬物各得其性一體或殊其途有徐徐而龜曳其尾有察察而狼跋其胡智者所以自愚者所以自愚則孰能間其巨細孰能別其榮枯欲窮莊生夢蝶之理走將一問於洪鑪

魂魄一

易云精氣爲物遊魂爲變　禮記云作其祝號元酒以祭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　又云氣也者神之盛也魂也者鬼之盛也　左傳子產云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彊　又樂祁

云心之精爽是爲魂魄　白虎通云魂者何謂也魂猶伝伝也行不休也動於外主於情魄者白也猶著人者也主於性　淮南子云天氣爲魂地氣爲魄　又魄問於魂曰道何以爲體曰以無有爲體魄曰無有有形乎魂曰無有魄曰無有何得而問也魂曰吾直遇之耳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喻道非吾道也　抱朴子云師言欲求長生當勤服大藥欲得通神當水火分形分形則自見其身三魂七魄而天地靈祇皆可接山川之神皆可役也　禮郊特牲云凡祭愼諸此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

抱朴子曰人無賢愚皆知已身之有魂魄魂魄分去則人病盡去則人死故分去術家有録之之法盡去則禮典有招魂之義此之爲物至近者也然與人俱生至於終身莫或有聞見之者豈可以不聞見復言無乎

魂魄二

原禮記云延陵季子適齊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既封左袒右還其封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　韓詩外傳云漆與洧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祓不祥也　越絶書云越王問於范子曰寡人聞人失其魂魄者死得其魂魄者生物皆

有之人亦有之范子曰人有之萬物亦然天地之間人爲貴物之生穀爲貴以生人與魂魄無異也　離騷云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玉憐哀屈原忠而斥棄憂愁山澤魂魄放逸厥命將落故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外陳四方之惡內崇楚國之美以諷諫懷王冀其覺悟而還之也　晉書云東海王越死帝哀痛越柩被焚乃招魂葬越於丹徒中宗以爲非禮乃下詔曰夫家以藏形廟以安神今世招魂葬者是埋神也其禁之　博物志云五岳之神堅四瀆之精仁泰山天帝孫也上名人魂東方萬物之始故主人生命之長短　王子

年拾遺記云融鼻山上有翻魂稻言食者死更生

魂魄三

增 思沛　登山　史記云高祖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樂思沛也　襄陽耆舊傳云羊公與鄒潤甫登峴山垂泣曰我百年後魂魄猶當登此山　設衣　食稻　王肅喪服要記云魯哀公孔子曰寧設魂衣乎哀公曰吾父生服錦繡死有衣被何魂衣爲下詳魂魄二

魂魄四

原 賦　梁沈炯歸魂賦曰古語稱收魂升極周易有歸魂卦屈原著招魂篇故知魂之可歸其日已久余自長安反乃作歸魂賦其辭曰伊吾人之陋宗資元聖而云始

肇郤闕之靈源分昌發之世祀實聞之乎家記又孚之於惇史亢宗貴而博古四史成乎一身怪日月之遼遠而承襲之相因豈少賤之能察非末學之知津也若夫風流退讓在秦作相越江以東惟我及鄧出忠出孝且卿且公世歷十五爰逮余躬值天地之幅裂遭日月之雰虹去父母之邦國埋形影於胡戎絕君臣而辭胥宇踳厚地而跼蒼穹抱北蹶之胡馬望南飛之夕鴻泣露襟而雜露悲微吟而帶風昔休明之伊始余揣棄於天地自太學而遊承明出書生而從下吏身豫封禪之官名入南宮之記登玉墀之深趾出金門之崇邃受北狄之奉書禮東夷之獻使□實不嘗至屈膝遜言以殊方降意嗟五十之踰年忽流離於凶忒值中軍之失權而大盜之移國何赤沴之四起豈黃霧之云塞祈瘦弟於赤眉乞老親於劇賊免伏鑕以解衣遂窘身而就勒既而天道禍淫否終斯泰靈聖奮發風雲響會埽欃槍之星斬蚩尤之旆余扳逆而效從遂妻誅而子害雖分珪而胙土乞長河之如帶肌膚之痛何泯潛鼷之悲無狀我國家之沸騰我天下之庄復我何辜於上元我何負於鄰睦背盟書而我欺圖信神而我戮彼孟冬之云季總官司而就紲託馬首之西暮隨檻車而迴轍履戮戮

之層冰面颿颿之巖雪去莫敖之所縊過臨江之軌折
矧今古之悲涼竝攢心而霑袂渡狹石之欹危跨清津
之幽咽鳥虛弓而自隕猿號予而腹裂歷沔漢之逶迤
及楚郢之參差望隆中之大宅映峴首之沉碑既縹然
而就鞅非造次之能窺至若高祖武皇帝之基天下也
岐周景亳之地龜圖雀書之秘醒醉之歌味絶讓畔之
田鱗次余既長於克民覽何從而掩泗淯水兮深且清
宛水兮澄復明昔南陽之穰縣今百雉之都城我太宗
之威武遏宛淯而陳兵百萬之虜俄成魚鱉千仞之阜
倏以滄瀛雖德刑成於叔服故鑾狄震乎雄名乃尋浙
而歷商遂經秦而至洛覽高蹈之清遠具風雲之倏爍
其山也則嶔岑巃嵸巖嶵婆陁或孤峯而秀聚或逸出
而橫羅千歲之木生嶺表百丈之石枕谿阿其水則砰
訇漱汨或寬或疾擊萬瀨而相奔聚千流而同出何武
關之狹隘而漢祖之英雄山萬里而仰雲霧水百仞而
寫蜿虹若一夫而守隘豈萬衆之能攻去青泥而踰白
鹿越渥水而到青門長卿之賦可想邵平之跡不存咄
嗟驪山之阜惆悵灞陵之園文恭儉而無隟嬴發掘其
何言訪軌道之長組捨蓋田之輿璠無故老之可訊竝
膴膴之空原登末央之北闕望長樂之基趾伊太后之

所居築旗亭而成市槐路鬱以三條方塗坦而九軌觀阡陌之遺蹤實不乘乎前史傍直城而北轉臨橫門而左趨南則董卓之塢北則苻堅所居即二賊之墟壘爲彼主之庭除終南龍從太一嵯峨九嵕掘起八壘連河汨涇泥之混濁灌渭渚之清波指咸陽而長望何趙李而經過息甘泉而避暑猶爽塏而清和爾乃背長夏涉素秋卧寒野坐林陬霜微凝而侵骨樹裁動而風遒思我親戚之顏貌寄夢寐而魂求察故鄉之安否但望斗而觀牛稚子天於鄭谷勉勵愧乎延州聞愛妾之長叫引寒風而入楸何精靈以堪此乃縱酒以陶憂至誠可以感鬼秉信可以祈天何精隕而魄散忽魂歸而氣旋解龍驂而見送走郵驛於亭傳出向來之大道反初入之山川受繞朝之贈策報李陵之別篇淚未悲而自墮語有咽而無宣於時和風四起具物初榮草極野而舒翠花分叢而落英魚則潛波渙躍鳥則應嶺俱鳴隨六合之開朗與風雲而自輕其所涉也州則二雍三荊昌歜江并唐安浙洛巴鄧雲平其水則河淮江漢洧隨浩汗漕潦滻滴涇渭相亂或浮深而揭淺或凌波而沿岸每日夕而靡依常一步而三歎蠻蠻之與荊吳元狄之與羌胡言語之所不通嗜欲之所不同莫不疊足斂手

低眉曲躬豈論生平與意氣止望首丘於南風悲城邑之毀撤意風水之渺揚既畫地而謁帝乃懷橘而升堂何神仙之足學此卽雲衣而虹裳也